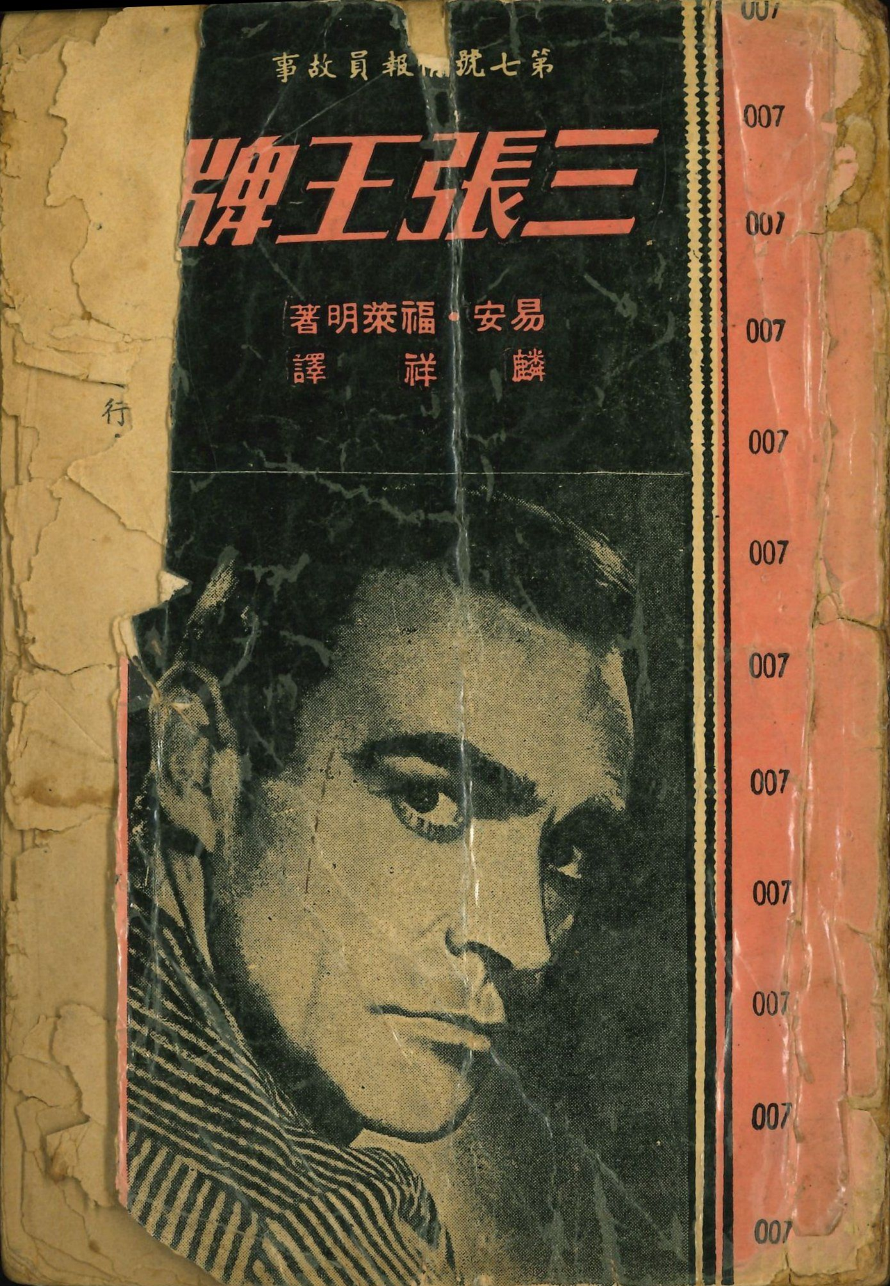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三張王牌
易安·福萊明著
麟祥譯
007



書名：三張王牌
譯者：麟祥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台幣十六元港幣二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三張王牌

易安・富萊明著

麟祥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FOR YOUR EYES ONLY"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額外任務

英國情報部的頭子麥爺召見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這天，麥爺的脾氣很不好。「目前有什麼工作嗎，〇〇七？」

「祇有些文件要看。」

「什麼祇有文件，」麥爺拔出烟斗，一指自已的文件籃子，「誰沒有文件看呢？」

「我的意思是沒有重要的工作。」龐德說。

「那就該直接瞭當說出來！」麥爺拿起一束用膠紙束在一起的暗紅色文件夾，向龐德一推。推得那麼急，龐德連忙把它按住，才不致於跌在地上。

「這裏又有一些文件。多數是來自蘇格蘭警場的專製毒品部，還有些是國家健康管理署和日內瓦國際鴉片管制處送來的。拿回去看看吧。今天看一天，今晚看一晚，明天，你就要飛到羅馬去，找那些賣鴉片的頭子，明白了沒有？」

龐德說他明白了。他也明白了局長的脾氣爲什麼如此暴躁。從來，最使局長生氣的事情莫過於要他的人員去做非他們本份的事。他們本份的工作是間諜和破壞、刺殺。除此之外，什麼都是等於浪費了他們本來就已不多的經費。

「有什麼問題嗎？」局長咬緊牙床，下頷向前伸出。這下頷似乎是在叫廳德快些拿了文件滾出去，以便他能繼續辦理更重要的事情。

廳德說：「有兩個問題。第一、爲什麼我們要接辦這件事？以及我們在意大利方面的分站，有沒有關於此案的任何線索呢？」

麥爺瞪了廳德一眼。他把旋轉椅轉側了，以便能看着窗外那高聳的十月的雲。他拿起烟斗，吸了一口，輕輕放回桌上，然後開口，以柔和而講理得多的聲音說：

「你也知道的。〇〇七，我並不想本部的人員牽涉進販毒案之中。本年年初，我曾要你暫停其他的任務，使你到墨西哥去炸毀墨西哥的鴉片廠。這就是『金手指』案之前的一次，你幾乎喪了命。我那一次是賣給專查毒品部一個人情。今次他們再要求借用你去對付這些意大利販毒黨，我拒絕了。他們結果去找了首相來跟我談，」麥爺頓一頓，「你不能說首相是向我施壓力的，他祇是說得娓娓動聽！向我解釋海洛英如任由它大量流入，是一種心理戰爭的工具，能削弱國人的鬭志，他說他相信這並非祇是意大利人爲了錢而做的生意，而一定是蘇聯人在背後搗鬼的」。

麥爺無可奈何地微笑，「我祇好答應了。原來，毒品部的人已和意大利警方及國際警察合作，抓了好幾個相當重要的人物。但是幾個首腦人物却沒有辦法知道是誰？如果他們不是

秘密守得很好，就是恐怖手段够厲害，和肯花錢買通手下。」麥爺頓一頓，「在我答應了首相之後，我想到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談談會有用處的。他們果然很合作。你知道，美國自從戰後就有一個專查毒品的分支部駐在意大利的。它與中央情報局無關，而是由美國財政部派出的。很奇怪，美國財政部除了查僞鈔之外，還查毒品走私的，據說因爲美國毒品的消費數字太大，使資金外流，所以財政部要管。」麥爺慢慢把椅子轉回來，對着廳德，雙手扣在後腦，靠後身子。「總之，這個小小的專查販毒分支部和中央情報局是有很密切的聯絡的。必須如此，才能免得自已人打着自已人。中央情報局長阿倫•杜勒斯告訴了我，他們在當地所用的第一線人的名字。這人叫克里斯托，他自已也是作一些小規模的走私，以掩護他自已的眞正身份的。杜勒斯說，如果我要的話，他可以通知這克里斯托，說我們的其中一個人想和他聯絡。我說能這樣幫忙最好了，於是昨天，他便通知我說約好了我們的人明天見面。」麥爺指指廳德面前的文件夾，說：「細節都在這裏面。」

一陣短短的沉默，廳德覺得，這不會是一件好辦的工作，但當然他沒有說出他的意見。他站起身，拿起了那些文件。

「看來，這事是要用錢才能解決的。我們打算付出多少錢？以使鴉片停止運入英國呢？」廳德問。

麥爺身體俯前，手掌平按着桌面，說：「廿萬鎊，任何國家的鈔票這個數目也是很可觀的。這價錢是首相開的。但我不想你有危險，因爲這本來不是我們的工作。如果事情太棘手，可以多出價幾萬鎊的。在罪惡世界中，販毒這一門是最難對付的了。」麥爺伸手進籃子裏拿起另一些文件，頭也沒有抬起說：「你自己要小心才好。」

二、餐廳談判

「這種病是很危險的。」

這話通過那粗而密的鬍子，輕輕地吐出。那雙僵硬的黑眼睛慢慢地移過龐德的臉，移到他的手上。這時龐德的雙手正在撕着一匣紙火柴，上面印着「哥林巴餐館」的字樣。此時他們就是在這家餐館裏。

龐德也覺得他是正被審視着。自從兩小時之前和這人在沙爾斯酒巴會面以來，對方就一直在審視着他。這人就是克里斯托先生。龐德以前是未見過此人的，而他辨認他的要點是一個濃鬍子的人，喝着一杯阿力山大。這個辨認方法當時就使龐德覺得很有趣。阿力山大是一種加了奶油的酒，男人是很少喝的。用這種女性化的酒作記號，要比較用摺疊起來的報紙，或鈕洞插一朵花，戴一雙特別的手套等等的特務辨識方法聰明得多了。而從一開始，克里斯托就試驗了他。因爲當龐德進入酒巴時，裏面大約祇有二廿個人，其中却沒有一個人是有鬍子的。但在一角落裏的一張桌子上，在一碟橄欖及一碟腰菓的旁邊，就放着那杯高脚的奶油加伏特加的亞力山大。龐德便直向那桌子走去，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

侍者過來了。「晚上好。」

廲德點點頭。「來一杯納格朗尼，加哥頓琵酒。」侍者把他的定酒去轉告櫃圍的酒保了。

「眞對不起，」一隻大手伸過來，拿起一張椅子，就像它是輕如火柴匣似的，輕輕塞到那龐大的屁股下面，「我剛好要跟阿佛里度通電話。」

他們雖然第一次見面，却沒有互相握手，以便看起來好像彼此是老朋友似的。廲德立即也用約好了的暗語回答：「他的小兒子好嗎？」

克里斯托一攤兩手。「還不是一樣？好不到那裏去的。」

「小兒痲痺眞是一種可怕的病。」廲德說。

「這種病是很危險的。」克里斯托說。

暗語交換完了，他們閒談了一會，說了些不着邊際的話後，他們便改到這家哥林巴餐館來晚飯。

廲德好笑地發覺，克里斯托是仍然在打量着他，估計着他，奇怪他是否可以信任。他們一直沒有談到正題，而克里斯托說這句危險的話，算是最接近正題的了。廲德很滿意，因爲克里斯托這樣小心，就證明麥翁的猜測沒有錯——這克里斯托是知道一些大事的，否則他就不會如此小心了。

廲德把最後一小片火柴匣放進煙灰盅裏。

「有一次，有人教我說，任何生意，祇要利潤是超過十分之十，以及在晚上九時以後進行的，都是危險的生意。現在我們的生意，利潤却是十分之一百，而且全是在深夜進行的，這當然更是危險的生意了。」廲德壓低聲音，「錢我們是方便的，用美元、法郎、委內瑞拉幣——一切都行。」

「這最使我稱心滿意，因爲意大利錢我已有太多了，」克里斯托拿起了菜牌，「但讓我們先吃點東西，重要的事情，不該在空着肚子的時候來決定的。」

克里斯托先生拿起菜單，說：「我們直接些吧，廲德先生，多少錢？」

「五萬鎊，要得到百份之百滿意的效果。」

克里斯托若無其事地說：「這個價錢也還公道。我要來一個香瓜和炸火腿，跟着巧格力雪糕。我在晚間東西是吃得較少的。這裏有自製的紅酒，我專誠向你推薦。」

侍者來了，克里斯托用一連串的意大利語定了菜。

侍者走後，克里斯托默默地啃着一根木的牙籤。他的臉慢慢地黑沉下來，好像他的腦中出現了壞的天氣。現在，那雙黑而硬的眼睛閃閃發光，到處掃射，但就是不落在廲德的身上。廲德猜克里斯托一定正在決定，要不要出賣什麼人。廲德鼓勵地說：「如果情形特別的話

，錢還可以再加一點的。」

克里斯托似乎決定了。他說：「是嗎？」他推後椅子，站了起來。「對不起，我要去一次廁所。」他轉身，迅速地向餐室的後部走去。

廳德忽然覺得餓而渴了。他斟了一大杯紅酒，一口吞下了半杯。他折斷了一條麵包，開始吃，每一口都厚厚地塗上那深黃色的牛油。他奇怪爲什麼牛油塗麵包祇是在法國和意大利才好吃的。他心中已沒有疑問了，他祇是在等着。他對克里斯托有信心。這個人是被美國人所信任的，現在，他也許是正在打一個有決定性的電話。

廳德覺得心情很好。他通過櫥窗看外面經過的行人。

三、借刀殺人

在餐室的另一邊，在那角落裏的一張桌子，那微胖的金頭髮女人，對那容顏和善，正在吃意大利粉的男人說：「他有一個殘忍一點的微笑，但他很英俊。間諜通常是少有這麼漂亮的。你眞的沒有弄錯嗎？」

那男人的牙齒咬斷了那像繩子般粗的意大利粉，用一條已經染滿了茄汁的毛巾抹抹嘴吧，噯了一口氣，說：

「山圖從來不會弄錯這種事情的。他最會認間諜，那就是爲什麼我選擇他來永遠跟踪克里斯托這狗種。而且，除了間諜之外，有誰會和克里斯托談得那麼入搭的？但，我們再肯定一點吧。」他一擦手指，對面的侍役領班便放棄了正在做的工作，而匆匆走過來。

「有什麼事呢？」

那人招招手。侍役領班俯下頭來，聽了他低聲的吩咐。他點點頭，在走到廚房旁邊一扇寫着「寫字間」的門，進了去，再把門關上。

那人的計劃漸漸地實行了。他一面吃着意大利粉，一面留意着它的進行。

首先，侍役領班從那寫着「寫字間」的門裏出來，匆匆走到餐室的另一面，對副領班說

「立刻多擺一張四人的桌子。」副領班看了他一眼點點頭。他跟着領班走到廳德旁邊的一張桌子，擦擦手指以召喚幫手，從一張桌子借了一張椅子，從另一張桌子又借了一張椅子，再向廳德一鞠躬表示抱歉，拿了廳德的桌子所多出的一張椅子。第四張椅子則是由領班親自從寫字間裏取出來的。四隻椅子擺放好了，他們便拾來一張桌子，在中間放下，而桌上已擺放好了餐具。侍役領班皺眉。「但你們擺了一張四人的桌子。我說三人——三人的桌子。」他拿起了他從寫字間搬出的椅子，放回廳德的桌子旁。他揮揮手示意侍者們各返崗位，於是一切又回復正常。

這擺桌子的手續前後祇費了大約一分鐘時間，接着三個意大利人進來了，侍役領班親自上前迎接，深深一鞠躬，領他們到那張新設的桌子。

廳德一點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克里斯托打完了電話，回來坐下。食物來了，他們開始吃起來。

他們一面吃，一面不着邊際地談着，談意大利的大選預測，談最新的阿發羅米奧跑車，談意大利皮鞋與英國皮鞋的比較。克里斯托很健談，似乎每一件事的內幕故事他都知道的。他的英語說得並不純正，有時要借用別的語言的短句，但他說來却顯得非常有力。克里斯托看來是一個有頭腦而有魄力的人，廳德想；怪不得美國的情報部人員樂於利用他了。

餐後的咖啡來了，克里斯托點了一根細長的黑色雪茄，咬着它一面講話，所以雪茄上下一擺一擺的。他把兩隻手按在面前的桌方上，眼睛看着檯布，柔聲說：

「這件事，我就和你合作吧。直到目前爲止，我是祇和美國人合作過的。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我沒有告訴過他們。我不需要告訴他們，因爲這一個組織和美國無關的，而祇是輸入英國，明白嗎？」

「明白。這是很合理的。」

「那麽我們先談條件，然後交易，好嗎？」

「當然。」

克里斯托細覷着檯布。「明天午飯的時間，我就要拿到一萬美元。當你擊潰了那組織之後，我就要再拿二萬，」他抬一抬眼睛，審視廳德的臉。接着又說：

「我並非貪心，這些錢並不是全部是我拿的，明白嗎？」

「這個價錢我接受。」

「好極了。第二個條件；你不能告訴任何人你這情報的來源，即使你被拷問。」

「很合理。」

「第三個條件。這個組織的頭子是一個很壞的人。」克里斯托頓一頓，又抬起眼睛，黑

色的眼珠在閃着光，雪茄拿開了，「你要殺死他。」

龐德在椅上靠回身子，疑惑地看着克里斯托。原來內幕之中還有內幕的！這原來涉及私仇！克里斯托要買一個兇手，而不但不要付錢給兇手，還要兇手付錢給他。眞巧妙，龐德柔聲問：「爲什麽？」

克里斯托面不改容地說：「你不問問題，我不用對你說謊。」

龐德喝下了咖啡。這事就像海上一座冰山，水面看見的祇是山尖，却不知道下面原來是多麽大的。但是這有什麽關係呢？他是來幹這件工作的，如果他的工作成功對他人會有利益，那是他人的事了，他不在乎，麥希更不在乎的。龐德是奉命來破壞這個組織的，如果這不知名的人就是組織的首腦，那麽他殺死這個人，也祇是奉行命令而已。龐德說：

「我不能答應這個的，你必須明白。我祇能說，如果這人要殺死我，我就會殺死他。」

克里斯托取出一根牙籤，用以剔除指甲縫中的泥污。剔完了一隻手之後，他抬起眼睛。他說：

「我通常不作無把握的賭博的。我要這個人死，你却說不一定殺死他。但這一次，我就一賭好了，因爲是你付錢給我，而不是我付錢給你。現在，我就把你所要的情報告訴你，從這之後，你就要單獨行事了。你不會得到我的幫助，因爲明天我就要飛到印度的喀拉嗤去，

我在那裏有重要的事情。」他把牙籤丟在地上，「你幹得成功與否？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好的。」

克里斯托把椅子移近一點龐德，柔聲而迅速地說話。他舉出了一些日子和名字。他講得簡短而扼要。他說：

「在全意大利有二萬名美國黑社會——這些都是入了美籍的黑社會人物，判罪服刑之後被美國遞解出境的。這些人很潦倒，他們是各地警方黑名單中名字最黑的，而由於有案底，意大利人也不敢聘用他們做任何工作。這一羣人之中，有一百個最有本領的聯合起來，取出了自己的私蓄，分別潛到貝律、依斯坦堡、坦及爾和澳門這些世界最大的走私中心。他們一部份做水手，旅行歐洲各地，另一部份則在意大利的米蘭買下了一家成藥商行，接收國外的同夥走私運入的鴉片和麻醉藥。他們用小船橫渡地中海，又買通了意大利的民航機侍應生，而且由依斯坦堡開來的東方快車，每星期一次，乘客座椅中全藏了鴉片的。這家商行就叫哥倫波製藥進出口公司，在本地把生鴉片煉成海洛英，利用一些用汽車旅行的旅客，運入英國。

龐德插嘴：「我們英國的海關是很能查出種種走私的。一部汽車之中可以藏東西的地方不多。這些人把海洛英藏在哪裏呢？」

「總是藏在後備車胎中的。一隻後備胎就可以運價值二萬磅的海洛英。」

「他們出米蘭或入英國時不會被捕的嗎？」

「當然會的，而且被捕過很多次。但這些是素有訓練的人，他們很够狠，從來不招供別人的。如果他們被判刑，每監禁一年可得一萬美元。如果他們有家人，家人的生活就獲得照顧。如果不被捕，他們可以賺很高的價錢。」

「那麽，主腦人是誰呢？」

克里斯托用手扶着口中的雪茄，低聲說：「是一個叫哥倫波的人，就是這餐室的老板。那就是爲什麽我邀你來這裏——我要讓你看見他。哥倫波就是和那金髮女人坐在一起的胖子。在右邊那張桌子。她是維也納人，名叫李絲莉。一個高價的妓女。」

廳德說：「是嗎？」

他並不需要望過去，他是在這張桌子坐下時便已注意到那女人了。餐室裏的每一個男人都該會注意到她的，她有那種維也納人所特有的坦誠豪放的風姿。她有一種放射的魅力，使餐室的那一角落也顯得特別光亮了。她有一隻很精巧的鼻子，一張寬而愛笑的嘴巴。他的男伴看來祇是一個普通的有錢人，一個她的暫時的情人，似乎他也知道不能久佔她，所以祇是慷慨地和她共享一些歡樂時光。

廳德是相當欣賞此人的，也喜歡那些樂觀、慷慨而熱愛生命的人。由於他不能得到這女人，他會因這女人得到了一個好男伴而欣慰。但現在呢？廳德暗暗地向那邊瞥了一眼。那一男一女正在爲一件事而笑。男的輕輕拍她的臉頰，起來，走入了那寫着「寫字間」的門口，關上了門。原來這就是走私海洛英進入英國來的主腦人物了。這就是麥翁出價十萬鎊買他的頭的人，也是克里斯托要廳德殺死的人。唉，還是快點動手做好這件工作吧。廳德無禮地斜望過去，凝視着那女人。

當她抬起頭來看他時，他對她微笑。她的眼光祇一瞥便離開了他的臉，但她的唇上已有了笑意。她取出香烟，側頭向天花板噴了一口烟。廳德知道她是特別爲了他而這樣側着頭，讓他能看到她最美好的角度的。

這時已接近戲院的散場時間，將會有很多散場的觀衆來進食。侍役領班和副領班正在指導侍者們舖好無人的桌子及設起新的桌子。侍者們忙起來了。廳德隱約注意到他的桌子那張一直未有人坐的椅子又被拿去砌成附近一張六位的桌子。他開始向克里斯托問問題——這哥倫波的私人習慣？他住在那裏？那藥廠的地址？以及還經營什麽生意？他沒有注意到侍者又把另一張椅子放回他的桌子，而剛才拿走的椅子則被從一張桌子搬到另一張桌子，最後搬進了寫字間。他沒有理由會注意到的。

四、神秘約會

當那椅子拿進了寫字間時，哥倫波便揮手叫侍役領班離開，鎖上了門。然後他走到那張椅子，掀起了厚厚椅墊，放在桌上。他拉開了椅墊一旁的拉鍊，取出一副根德牌錄音機，關了，把錄音帶倒捲了，然後放出來。他在桌子坐下，點上一根香烟，聽着播出的錄音，有時會把錄音帶捲回頭，將一些話重播一次。最後，當廳德說：「是嗎？」而然後是一陣沉默時，哥倫波便扭熄了錄音機，坐下看着它。他看了整整一分鐘。他的臉表示他是正在沉思，接着他別開視線，大聲說：

「狗娘養的？」他慢慢地站起來，走過去開了門。他回頭再看了一眼錄音機，又說一句「狗娘養的」，然後出去回到他的桌子。

哥倫波迅速而急逼地對那女人說了些話，她點點頭，向廳德這邊瞥一眼。這時廳德和克里斯托正站起身要離開。她以低而憤怒的聲音說：

「你眞下流！人人都警告過我要提防你的，他們都沒有錯！祇因你請我吃一頓飯，你以爲你就有權這樣侮辱我嗎？」她的聲音愈來愈高，說到這裏，一手奪回手袋，站立起來。她就站在廳德出門必經的路上。

哥倫波的臉怒得黑了。他也站了起來。「你它媽的奧國母狗——」

「不准侮辱我的國家，你這意大利蝦蟆。」她一手拿起那杯半滿的酒，就潑在哥倫波的臉上。他向她撲來，她便很自然地退後幾步，撞到那正在等她讓路的廳德的身上。

哥倫波站在那裏喘着氣，用巾拭着臉上的酒。他恨恨地對那女人說：

「警告你，不要再在我的餐室露面！」他作了一個向地板上吐唾沫的姿勢，回身進入了寫字間。

侍役領班已趕過來了，餐室裏的每一個人都停止了吃東西，廳德扶着那女人的手肘。「我可以替你找部車嗎？」

她一手掙脫了，仍然憤怒地說：「男人都是猪！」接着她記起了禮貌，連忙又說：「多謝你。」她憤憤地向大門口走出去。廳德和克里斯托跟着她。

室中的人聲哄聲恢復正常，刀叉的聲音又響起來。人們很欣賞這一幕吵鬧。侍役領班恭敬地推開了門，他對廳德說：「很抱歉，很多謝謝你的合作。」一部經過的計程車慢下來，她截停了，拉開車門。

那女人上了車，廳德跟着上去了，他隔着車窗對克里斯托說：「我明天打電話給你吧，好嗎？」他也沒有等克里斯托回答，便在車座上座好，那女人已縮到最遠的角落。廳德說：

「送你到哪裏呢？」

「大使酒店。」

車子在沉默中行駛了一段路，廳德說：「你還要先到別處去喝杯酒嗎？」

「不了，謝謝你，」她躊躇着說，「你很仁慈，但今晚我實在太累了。」

「改天晚上吧。」

「也許吧，但我明天就要到威尼斯去。」

「我也會去的。明天晚上和我一起吃一頓晚飯好嗎？」

她微笑。「我還以爲英國人是很畏縮的呢。你是英國人，是嗎？你叫什麼名字？你幹什麼的？」

「是的，我是英國人——我叫廳德。我是寫作的——寫冒險故事的。我現在正要寫一篇關於走私麻醉藥的小說，背景是在羅馬及威尼斯，可惜的是我對這些內幕知道得很少，我正在找尋資料，你能供給我一些資料嗎？」

「原來你就是因此和那個克里斯托一起吃晚飯的，我知道這個人，他的名譽很壞，不，我不能供給你什麼特別資料，我祇知道一些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廳德熱心地說：「但這正是我所要的。我說的『故事』並不是指小說，我是指那些近似

眞相的高層流言。這種資料對於作家簡直等於鑽石。」

她笑起來。「你賺那許多鑽石？」

廳德說：「單寫故事是賺不了那許多的。但這故事的大綱我已賣給了電影公司，如果我能寫得眞實點，也許他們還會請我寫劇本的。」他伸手按着她膝上的手。她並沒有把手拿開。他繼續說：「是的，鑽石。在克里夫公司買一隻鑽石胸針送妳，怎麼樣？」

現在，她把手拿開了，他們已經到達了大使酒店。她從旁邊的座位上拿起她的手袋，轉側身子看着他。門口的侍者開了門，街上的燈光照進來，她的眼睛閃爍得像星星，她愼重地審視他的臉。她說：

「男人都是猪，但有些是沒有那麼猪的。好吧，我會再和你見面，但不是一起吃晚飯。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是不能在公衆地方說的。我每天下午都在麗都的海灘海浴，那是在半島的尖端。乘渡輪可以到達那裏的。後天下午三點鐘，你可以到那裏找到我。我要趁冬天來臨之前多晒太陽。在沙丘之間，你會看見一把淡青色的遮陽傘，在傘下的就是我。」她微微一笑，「我叫李絲莉。」

她下了計程車，廳德跟着。她伸出手和他相握。「謝謝你送我，晚安。」

廳德說：「那麼就後天三點鐘吧，我會來的。晚安。」

她轉身，走上了酒店的石階，廳德看着她進去了，然後轉身，回到計程車上，叫司機載他回他的酒店去。他靠回座椅上，看着霓虹光管好像絲帶般經過車窗外。事情發生得也太快了，他唯一能控制的祇有這部計程車。他俯前身體叫司機開得慢些。

五、追蹤而至

由羅馬到威尼斯，最好的火車就是賴根拿快車，每天中午開出。這天早上，廳德差不多全部時間就是在意大利的情報分站裏用無線電與倫敦的總部通話，因此當他趕到火車站時，火車剛剛開行，他僅可跳了上車。賴根拿快車是一列美觀而豪華的流線型火車，但對於廳德却是不大舒服的，因爲裏面的座椅都是爲身軀較矮小的意大利人而設的，而廳德是太高大一點了。

廳德就在這火車裏不安地渡過了一個下午，當進入威尼斯的車站時，外面的夕陽已變成血紅。

那天晚上，廳德在那裏的酒巴，俱樂部及夜總會大事揮霍，以使接近的人都相信他的確是個來寫作的發達作家，午夜，他才回到酒店的房間裏，安然睡了八小時。

五月和十月是威尼斯最好的月份，因爲在這兩個月份裏，陽光柔和，而夜是清涼的，空氣清新得多，而名勝古蹟也特別清澈，人多不是問題，因爲這樣大一座城市，再多的遊客也能吞下。

第二天早上，廳德一直在大街小巷裏散步，希望能發現是否有人跟蹤他，他去遊了幾座

教堂——！並非去欣賞那內部的裝飾，而是要從側門出去，以看看有沒有人跟他進入前門，但他並沒有發現有人跟蹤他。

他走進一家餐室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出來時忽然靈感一動，買了張明信片寄回去給他的女秘書。他在明信片上寫着：「威尼斯眞好，我參觀了火車站，股票市場，市政濾水廠，下午又去看了一部碧姬芭鐸的電影。妳記得一首意大利民歌 O Sole Mio 嗎？這裏的情調，就一如那首歌！」

寄出了明信片，廳德輕鬆地回到酒店。他鎖了房間的門，脫下外衣，把肩下插着的PPK手槍檢驗一過。他扣上了保險機，練習了一兩下迅速的拔槍手勢，才把槍插回槍袋。赴約的時間也到了，他到碼頭去，上了十二時四十分的輪渡。他找了一張船尾的椅子坐好了，奇怪他是否會走進一個陷阱，他不能肯定那女人是否故意在那餐室結交他，但無論如何，她是向哥倫波進行的一個大好道路。

× × × ×

麗都半島的尖端的海灘，要從碼頭步行半哩才能到達。這個著名的地方，昔日著名的詩人拜倫曾在此寫詩，現在仍是那麼出奇地荒涼。在半島的中部曾經有置地公司在此發展建屋計劃，結果因花費太大而破了產，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小屋地盤，附近那小小的漁村因而倖

免了文明的洗禮。

當廳德走完了半哩路，到達半島的尖端的沙灘時，他身上已經微微冒汗，他在一株樹下站了一回，看了看周圍的形勢。在他前面有一座木板搭的破落拱門，上面寫着「阿伯朗尼露天酒店」的字樣。門後就是一些相當陳舊的小木屋，每間木屋等於一所房間。木屋的後面，大約是一百碼寬的沙灘，而越過了沙灘，便是那藍色玻璃一般的海面，這附近沒有遊客，這酒店看似已經停業了。但當他進入了那座木拱門時，他就聽見一座留聲機正在低低地播放着音樂。樂聲是來自一座小小的木棚，牆上釘了可口可樂及別的意大利飲品的廣告，一邊牆邊放着些海灘椅，又有兩隻小艇和一隻孩子玩的水泡海馬。這地方看來是那麼破落，廳德覺得，即使是在盛夏的時候，也難有什麼顧客的。他踏到那熱而燙的沙上，繞到了木屋後面的海灘，他一直走到海水的邊緣。

左面是清潔的沙灘，在秋天的陽光之下成弧形伸展到很遠，在右面是半哩的沙灘，通到半島尖端的一度海堤。那海堤像一隻手指般指出那沉默而平靜如鏡的海面，海堤上疏落地架着漁人們捕捉四爪魚的架子。沙灘的後面是許多沙丘，還有一角用鐵絲網圍着的地方，廳德不知那裏面是什麼去處，但看那鐵網上的告示牌，牌上有畫着一隻人頭骨和兩根交加着的人骨，他雖看不懂意大利文，也知道那是一個嚴禁閒人入內的地方。大約前面五百碼，在沙丘

的邊緣，有一點鮮靑色。

龐德沿着水邊，向那點鮮靑色走去。看到了那隻遮陽傘。

「咳！」

兩隻手如飛般伸上去，掩住泳衣的上截，拉上去了。龐德走進她的視線中站住，低頭看着她。遮陽傘的鮮靑色陰影祇遮住了她的臉。她的其餘部份——穿着黑色三點泳衣的奶罩，棕色軀體，躺在一條黑白柳條毛巾上——暴露在陽光下。

她通過半閉着的眼睫毛看着他。「你來早了五分鐘，而且又沒有敲門。」

龐德站在她旁邊的遮陽傘陰影裏坐下來。他取出一條手巾拭臉。「這個約會的地方眞奇怪。」

她笑起來。「我不喜歡人多的地方。」

「附近沒有別人嗎？」

她睜大眼睛。「當然沒有，難道我還會帶來了一個監護人嗎？」

「因爲你認爲男人都是豬……」

「呀！但你是隻君子豬，」她吃吃的笑，「一隻貴族豬，而且太熱了，不適合那件事，沙又太多，而且，我們是有正經事的，我告訴你販毒的內幕，你給我一隻鑽石胸針，難道你

已改變了主意？」

「沒有，我沒有改變主意。我們從哪裏開始呢？」龐德說。

「你問問題吧！你想知道的是什麼呢？」她坐起來，抱着兩膝。她眼中已沒有了說笑的意味。

龐德注意到了她神色上的改變，他看着她，說：

「傳說你的朋友哥倫波也是販毒的大頭目。你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吧。他在我的書中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主角。我要知道詳細的情形，譬如他是怎樣行事的等等。這種事情作家是不能憑空想出來的。」

她垂下眼皮，她說：「如果哥倫波知道我說出了他的秘密，他會生氣的。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對付我。」

「他不會知道的。」

她正色地看着他。

「龐德先生，他不知道的事情是極少的，而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也能猜到，」——龐德看見她迅速瞥一眼他的腕錶——「也許他會忽然決定派人跟踪我到這裏，也不出奇的，他是一個很多疑的人。」她伸手去按着他的衣袖，第一次顯得有點惶恐。她急迫地說：「我想你

還是快走吧。你完全錯了。」

廳德看看腕錶，這時是三點半。他把頭移動，以便能望見遮陽傘的後面，看見他來的海灘，遠方，在那些木屋的地方，通過搖搖晃晃的地上升起的熱浪，他看見有三個穿黑色衣服的男人。他們正一直沿着海灘走來，脚步很齊整！就像是在操練似的。

廳德爬起來，他低頭看看那女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祇要你告訴哥倫波，從今開始，我要寫他的生平故事，我會探聽到他的一切的。再見。」廳德沿着沙灘，向半島的最尖端奔跑。他可以從那裏繞到漁村，那裏人多，自然也是安全的。

那三個人也跑步起來了，但並沒有跑得太急！就像是正在練習的長途賽跑選手。當他們奔過那女人身邊時，其中一個舉起一隻手，她也舉一舉手回答，然後躺下了，轉身伏着——也許她現在是想晒背部，也許是因爲她不想看這一場追逐。

六、落入敵手

廳德一面跑一面解下領帶，放進衣袋，這時熱得很，他已經全身是汗了。但那三個人也會一樣的。現在的問題是誰能跑得更久。到了半島的最尖端，廳德爬上了海堤上，回頭望。那三個人並沒有追上他。但現在其中兩個却分散，要抄捷徑橫越高爾夫球場兜截他，他們似乎並不把標明嚴禁閒人進入的畫有骷髏骨的告示牌放在眼中。廳德迅速地跑在海堤上，一面計算着角度和距離。他這時已到了三角形的頂端，那兩個人則在三角形底的一角，和他比賽看誰先到達第三角。他快也不會快多少的。

廳德不敢停下來察看，他不知道那三人來意如何？但這附近毫無障礙物，如果他們是來槍殺他的，那麼他的槍再快也無法比三個人的槍更快，他最多能打死其中二個，但那時第三個一定能打死他了。

廳德的上衣此時已濕滿了汗，脚也開始痛了。他已經奔跑了大約一哩路，還要再跑多遠才能到達安全的地方呢？沿着海堤，有着一座一座的古代遺下的炮位，一團一團黑色，整齊地分佈着，廳德數着兩座炮位之間的距離，五十碼。還要多走幾個五十碼才能到達海堤的末端，到達村子邊緣的屋子呢？廳德向前望，數到大約三十座炮位，再遠就被熱浪所模糊，看

不清楚了。很可能還有一哩。他能及時跑完這一哩，而避過兩個兜截他的人嗎？

廳德的呼吸在胸中開始變得很急促了。現在，連他的大衣也濕透了汗，褲子把他的腿擦得很痛，在他後面三百碼是其中一個追他的人，在右面，另外兩個正穿過叢叢的沙丘，很快地逼近。左旁是一片斜坡，伸入海中。

廳德正打算慢下來。趁氣還不太喘之前拔槍與三人決一死戰時，兩件事情忽然很快地發生了，第一件就是他通過熱浪，看見前面有一羣拿着魚槍的潛水人。他們的人數大約是六個，有些在水中，有些在海堤上晒太陽。然後，從沙丘那邊來了一聲深沉的爆炸。沙和灌木以及一個人的身體的碎片射上空中，一陣震波撼得廳德的身體也晃一晃。他慢下來。沙丘中的另一個人停下了。他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嘴也張開了，發出一連串恐懼的叫聲，忽然，他用手抱着頭撲在地上。廳德看情形就知道，沒有人來抬他走，他是不敢動的。

廳德的心裏一樂。現在，他祇要再跑二百碼，便可以到達那些潛水人了。他們已經聚在一起，望向他。廳德在心裏準備了幾句意大利語以解釋情形，然後回頭一望，奇怪，那個人仍然追來。他已經追近了，離開廳德祇有一百碼，手中已拿着槍。現在，前面的潛水人散開成半月形，擋着廳德的路。他們手中都已把射魚槍拿好了。中央站的是一個高大的人，腹下穿一條很狹小的紅色泳褲，頭頂上擱着一隻青色的潛水面具。他叉腰而立，藍色的腳鰭指向

前面，廳德的心忽然沉下來了，他停止了奔跑，喘着氣改為步行。他讓滿了汗的手自動地伸進外衣下面。金屬的光一閃，槍已在他手中。那一羣潛水人正中站着的人就是哥倫波。

哥倫波看着他走過來，到了二十碼外時，哥倫波鎮定地說：

「收起你的武器吧，情報部的廳德先生，這些是射魚槍，如果你不停步，他們就要射進你的身體了。」他轉向右邊的人，「上星期那阿爾巴尼亞人是距離多遠？」

「二十碼，魚矛也刺透了。他還是一個肥人，比這個厚一倍的。」

廳德停了步子。他的旁邊就有一座炮台，他坐下來，把槍擱在膝上，槍咀對準哥倫波的大肚子，他說：「五支魚矛插進我的身體，也阻不了一顆子彈進入你的肚子裏，哥倫波。」

哥倫波微笑點點頭，廳德的手忽然伸起，向後一撈。追來那人手中的槍正敲下，拿槍的手腕被廳德半途執住了，四份一秒鐘之後，他已翻過了廳德的頭上，隆然地跌在那石地上。

接着一個潛水人的魚槍柄敲中了廳德的後腦。

七、生死談判

一個被人擊中頭部而暈去的人，醒來時的第一種反應就是想嘔吐，但即使在那强烈的嘔心感覺中，龐德仍知道兩件事情——第一是他在一艘海中的船上，一個男人正在用冷冷的濕毛巾抹他的額，一面用很劣的英語在說：「不要緊的，先生，別急，別急。」

龐德精疲力盡地躺回床上，這是一個相當舒服的艙房，有着女人的氣味和女性化的窗帘及顏色，一個穿着破舊背心的水手正在俯身，龐德認得他就是其中一個潛水人，當龐德張開眼睛時，他微笑着。

「現在好得多了吧？不久就沒事了。」他同情地揉揉他的頸背，「是痛一點的，不久就會變成黑色，但有頭髮遮着，女人是看不見的。」

龐德軟弱地微笑，點點頭。這一點頭，又使他痛得緊閉上眼睛。當他再張開時，那水手讓他看看腕錶，上面的指針指着七時正。他指指九字說了一句意大利語。龐德明白他是九點鐘要龐德見他的老板。

龐德點點頭。「好的。」

那人用一隻手貼着臉頰，頭側到一邊，又說了一句意大利語。

龐德又說好的，他便出了艙房，關了門，却沒有下鎖。

龐德戰戰兢兢地下了床，走到盆前洗一洗面，在五梯櫃的頂上，整齊地堆着他身上的東西，除了他的槍之外，什麼都在的。龐德把那些東西拿了，放回袋裏，在床上再坐下來，一面吸烟一面思索。他却思索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被人帶到了海上，而從那水手的行爲看，他幷沒有被當作敵人看待。然而哥倫波却會花了很大的努力捉住他，甚至還因此而喪了一名手下，顯然，他們是幷不打算殺他的。也許，他們現在之所以優待他，是想和他作一妥協。但是什麼妥協呢？如果他不肯妥協，又會如何呢？

九點鐘時，那水手又來了，領龐德走過一條短短的走廊，到達一所小小的廳子，便離他而去。廳中央有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在桌子旁邊有一架鍍鎳的手推車，上面放滿了食物和酒，龐德扭扭廳子末端的一扇門，那門是鎖着的，他打開了一個窗洞，望出去，外面幷不太暗，可以看見這是一條大約一百噸的船，以前可能會一度充作一艘大魚船的，馬達聲聽來像是一副單的柴油機，而船是張了帆的，龐德估計他們現時航行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時六七海哩。在那黑暗的地平線上，有小小的一簇黃光。他們顯然是行駛在離岸不遠之處。

那度門開了，龐德把伸出窗洞的頭縮了回來。門裏是一度通到上面去的樓梯，哥倫波剛從梯上下來，他身上穿一件汗衫，粗布褲，足踏涼鞋，眼中有一種奇異的光芒。他在其中一

張椅子上坐下，向另一張椅子揮揮手。

「來，我的朋友，我們來吃點東西，喝點酒，仔細地談談吧。我們現在不要做小孩子的行爲了，要做大人，好嗎？你要喝什麽呢？甛酒，威士忌，香檳？這些是金布郎那區最好的香腸，這橄欖是我自已的果園裏種的。麵飽，，牛油，乳酪，新鮮的無花果。這些都是農人階級的食物，但是是很好的食物。來，你辛苦了一大頓，一定也很好胃口了。」

他吃吃的笑了一陣，龐德斟了一杯威士忌加水，坐下來，說：

「爲什麽你把事情弄得這樣複雜呢？要見面的話，我們其實不必如此戲劇化的，我已經向我的上級報告過說可能發生這種事的——那女人在你的餐室裏那樣向我結交，就已經是太幼稚的方法了。我已經說了我會踏入這陷阱，看看究竟是甚麽回事？如果我到明天中午還未脫身，那麽意大利的警察和國際警察都會來找你的。」

哥倫波表示不解，他說：

「既然你是準備踏入陷阱，今大下午我的手下找你時爲什麽要逃走呢？我是派他們來邀你上我的船的，本來情形很友善，但現在，我却失去了一個好手下，而你的頭骨也差點給敲破了，我不明白？」

「我不喜歡那三個人的樣子，我看見他們就知道他們是殺手，我還以為他們是要殺我的

，你實在應該用那女人邀我的。」

哥倫波搖搖頭。

「李絲莉幷不肯替我這樣做，她祇肯替我打探你的爲人，因爲她對你也感興趣的。她不知道我會派人去，否則她就不會赴約了。她這個人很任性。她不喜歡做的事，我無法叫她做的，現在，她大概也和你一樣生我的氣了，做人有時眞難，我是想和每一個人做朋友的，但今天下午，我却樹立了兩個敵人，這眞是可惜！」哥倫波看來似乎是眞的感到可惜的，他切了一塊厚厚的香腸，不耐煩地用牙齒撕下了外面的一圈皮，便開始吃。還沒有吞下，他便拿起一杯香檳喝了兩大口，他搖着頭：

「我向來就是這樣的，當我肚子一餓時我就要吃東西，但吃下去的東西却不消化，現在你使我擔心了。你說我們本來可以好好地見面詳談，你說我是不需要弄得這樣複雜的。」他一攤兩手，「但我怎知你是有這種意思呢？你這樣說，就等於說我那手下的死全是我的責任。我幷沒有叫他通過禁區走捷徑的——那裏戰時日軍埋下了好些地雷，至今還未淸除。」

哥倫波用拳一搥桌子，大聲對龐德叫起來。「我不承認這全是我的責任，這是你的責任，完全是你的責任！你答應了殺死我的！我怎能友誼地邀約一個要殺死我的人見面，而不先作好嚴密的防備呢？你說！吧」哥倫波拿起一長條麵包塞進嘴巴，眼中冒火。

「你究竟在說什麼？」廳德說。

哥倫波把咬了一口的麵包丟在桌子上，站起來，一直注視着廳德的眼睛。他向側走開，走到一隻櫃子前，仍沒有移開眼光祇是伸手摸索，摸到櫃上最頂一隻抽屜的把手，拉開了，取出一件東西。廳德認得那就是一具錄音機。他指責地看着廳德，把錄音機拿到桌子，坐下來，按了一個扭。

廳德一聽到放出的錄音，便拿起那杯威士忌，看着杯中。錄音機裏的聲音說。

「那麼，我們先談條件，然後交易，好嗎？……當你摧毀了那組織後……你不能告訴任何人你這情報的來源，即使你被拷問……這個組織的頭子是一個很壞的人。你要殺死他。」

廳德等着自己的聲音答應。他記得他沉默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回答這個條件的。他是甚樣回答的？他的聲音又從錄音機裏傳出來了：「我不能答應這個的，你必須明白。我祇能說，如果這人要殺死我，我就會殺死他。」

哥倫波關了錄音機，廳德喝下了杯中的威士忌。現在他可以抬起眼睛看哥倫波了。他自辯地說：「你不能憑這個就說我是要殺死你的。」

哥倫波看他一眼。「在我看來卻等於是的。一個英國人說這種話，就等於答應。我戰時替英國人工作過的，那時我是做游擊隊。我還有英王賜給我的獎章。」他探手進袋，取出一

個有紅白藍三色絲帶的純銀自由獎章丟在桌上。「你看。」

廳德無動於中地看着哥倫波，說：「你早已停止替英國人工作了。你現在是為了錢而做傷害他們的工作。」

哥倫波不屑地哼一聲，用食指點着錄音機，說：

「你們的對話我都有聽到的，他說的都是謊話！」他用拳在桌上一搥，使得杯子也跳起來。他憤地吼道：「都是謊話！謊話！每一句都是！」他跳起來，椅子在身後翻倒了。

他慢慢地俯身把椅子扶起。他伸手拿了威士忌酒瓶，走過來斟滿了廳德的杯子。他回到他的椅子，坐下來，把香檳瓶移到他面前。現在他的面容已回復了鎮靜，他平心靜氣地說：

「但也不全是謊話。那小子告訴你的話，是有一點真實性的，那就是為什麼我決定不和你辯，因為單用口說，你也許會不相信我的，你也許會把警方拉進來，那我和我的手下的麻煩就大了。因此我決定讓你看看真相，你來意大利偵查的真相。在幾小時之內，在明天破曉時，你的任務就會完成了。」哥倫波一擦手指，「很簡單的。」

廳德說：「克里斯托的話，有哪一部份不是謊話呢？」

哥倫波的眼睛打量了廳德好一回，終於說：

「我的朋友，我的確是個私梟，這一點是真的。我可能是全地中海最成功的私梟了。意

大利的美國香煙，有一半是由我從坦及爾走私入口的。黃金？我是最大的黑市黃金賣家之一。鑽石，我在貝律有親信，直接買入南非的黑市鑽石。以前，當青黴素和盤尼西林搶購時，我也走私這種藥品。我從敍利亞和波斯運美女來那不勒斯的妓院，我也把逃犯偸運出口。但，」哥倫波的拳頭在桌上一搥。

「麻醉藥、海洛英、鴉片——這些我永不幹！我不會碰這些的。幹別的不是罪孽，但運毒品，這是永不超生的極惡大罪！哥倫波伸起右手，「我的朋友，這一點我可以以我母親的頭對你發誓！」

廳德這時開始明白一點了。他現在已判斷這人是可信任的。這是根據他歷久以來觀人於微的經驗的判斷。他對這個幾乎被克里斯托所害的私梟，甚至有了一種奇怪的好感。他說：「但爲什麽克里斯托要對付你呢？這對他有什麽好處呢？」

哥倫波把一隻手指放在鼻子前面慢慢搖動。他說：

「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就是克里斯托。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在管理着一個極龐大的組織。要維持這組織，要使美國情報部及專查毒品的部門繼續包涵他，他必須不時交給他們一個犧牲品——一個低層的小人物。但對付英國人就不同了。輸入英國的海洛英數量極大的，爲了免除英國人疑心到他身上，他必須找一個很大的犧牲品。克里斯托或克里斯托的老

板就選中了我。如果你調查我，你不錯便愈查就愈知道我是經營着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的。自然，克里斯托一方面也會派出一些假線人，或者暗暗佈一些伏線，使你相信我所走私的主要是海洛英。結果，你自然會把我殺死，而你眞正要找的人，却在暗裏捧腹大笑！」

「爲什麽克里斯托要殺死你呢？」

哥倫波微笑了。

「我的朋友，是因爲我對他知道得太多了。我們同是私梟，有時會因地盤或航線等問題發生磨擦。不久以前，我乘的這條船就曾和一條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小炮艇發生了砲戰。我們幸而擊中對方的油箱，使它全船着火。我們祇救起了一個生還者。我逼他招供，他供出了克里斯托的內幕，但我心腸太軟了，放了他活着上岸。自此之後，克里斯托就視我如同眼中釘。幸而——」哥倫波得意地微笑，「我還知道一件他不知道我知道的事——這就是我要你看的事。我們要去的地點是北部一所小漁港，時間是天亮時份。」哥倫波殘酷地笑一聲，「那時我們就可以來一個大解決了。」

廳德慢條斯理地說：「你這樣做要我給你什麽代價呢？你說我的任務明天早上就可以完成，你要什麽代價？」

哥倫波搖搖頭，說：「我什麽也不要，我祇是幫助你做一件我也想做的事情。但我倒要

你答應，我告訴你事情，除了你在倫敦的上司之外，你不能告訴任何人。這些秘密是不能流回意大利來的。你同意嗎？」

「我同意的。」

哥倫波站起來，走到櫃子前，取出廳德的槍，遞回給他。「那麼這個還給你吧，因為你會用得着它的。你也最好去睡一覺為佳。早上五點鐘，大家都會起來喝甜酒和咖啡的。」他伸出手，廳德和他相握。忽然，兩個人成為朋友了。

八、案中有案

哥倫波這條船的船名是哥倫波號，船員有十二人，都是年青力壯，身手矯捷的人。哥倫波在廳中分派甜酒咖啡，他們一面接一面低聲閒談着。全船唯一的燈光是一盞風燈，其他的燈全都熄了。廳德心裏暗暗微笑，因為這就是置身於電影中的海盜船裏。哥倫波逐個地檢視船員的武器。他們都是配備曲尺手槍，而插在褲頭，褲袋裏都放有彈簧刀。哥倫波對每一個人的配備，有時是讚許，有時是批評。廳德忽然對哥倫波的生活感到羨慕了。這是充滿了刺激性的冒險生涯，對人類沒有真正大害的犯罪。

哥倫波看錶，下令各人返回崗位。他熄了風燈，在破曉的暗黃光線下，廳德隨他上到船橋上。他發覺船已經駛近了一處黑暗的多石岸邊，他們正以低速沿着海岸線緩緩地行駛。「繞過那一個海角就是港口。我們的逼近不會被發覺的。在海港中，靠着碼頭，我預料會有一艘和我們同樣大小的船，正在卸下一捲一捲看來幷無異狀的白報紙，運入海邊的貨倉。繞過了那個角，我們就要加速，靠到那船的旁邊，強登上去。他們會抵抗的，會有人受傷。我希望不會發生槍戰。如果他們不先開槍，我們是不會用槍的。但那是一艘來自阿爾巴尼亞的船，船上都是阿爾巴尼亞籍的打手。如果發生槍戰，你也不要吝惜槍彈。阿爾巴尼亞也是你們

國家的敵人，你應該動手，你也可能被殺的，明白嗎？」
「我明白。」龐德說。
說着時，機房鏗然一聲，引擎大響了，甲板也微微震動起來。船以大約時速十海哩的速度轉入了海港。
正如哥倫波所說，在一座石碼頭邊就停着那艘船，張滿了的帆隨着微風懶洋洋的鼓動。它的船尾有一排木架子，架着木板，成爲一條斜路，通進岸上一座用鐵建成的貨倉的黑暗門口。貨倉裏祇亮着很微弱的電燈。那船的甲板上的貨看來像是一卷一卷印報紙用的白報紙，正被抬起，逐卷沿着斜坡滾下，滾進貨倉的內面。看得見的人大約有二十個，祇有出其不意的突襲，才能平衡這衆寡懸殊之勢。現在，哥倫波的船離開那船祇有五十碼了，對方有一兩個人停止了工作，望過來。其中一人跑下船，奔進了貨倉。此時，哥倫波喝令了一聲。船的引擎停了，再倒開，以煞住船的前進之勢。船橋上亮了一盞大探射燈，兩船一接觸鈎索便奔過阿爾巴尼亞船上，哥倫波領先和手下蜂湧着上了對方的船。
龐德却另有計劃。他一踏足在敵船的甲板上，便爬過船欄跳下去。船欄離開石碼頭上大約是十二呎高，他手脚一齊着地跳下了去，蹲着一回，計劃着下一步行動。上面，槍戰已開始了。

其中一人很快就把探射燈射熄，因此現在照明的就祇有那灰色的破曉光線。一具敵人的屍體隆然墮在他面前的石地上，攤成大字形，不動了。同時，從貨倉的門口內，一挺輕機槍熟練地響了，聽那響聲，似乎是操在一個會用它的人手中。
龐德在船的影子掩護下向貨倉的門口跑去。輕機槍看見了他，向他掃了一下。子彈嘶嘶地在龐德身邊飛過，鏗鏘地打中船邊，彈進黑夜中。龐德撲到了那木板斜坡，伏下身來。第二排子彈又來了，射進他頭上的木板中。龐德爬進了木板架子下面那窄窄的空間裏，停住。
現在，他可以隨他的心願從左邊或右邊衝出去了。頭上的木板響了一連串托托之聲，接着一陣隆隆聲。哥倫波其中一個手下一定是割斷了繩子，而使整堆白報紙都沿着斜坡滾向貨倉。現在是龐德的機會了。他從左邊跳出去。如果那機關槍手是在等着他，那麼他會以爲龐德會從右邊出去的，因爲龐德是從左邊進去。再加上白報紙的滾動，使他的精神一時不大集中。龐德跳出去，果然看見那機槍手蹲在貨倉內的牆邊。機槍向龐德擺過來了，但在這幾分之一秒間，龐德已放了兩槍。那人的失了生命的手指在機槍上一緊，無目的地射出了一排子彈，然後機槍跌在地下。
龐德繼續向貨倉奔去，脚下忽然一滑，重重地仆倒在地上，他呆呆地伏着一陣，臉埋在一灘黑色的糖膠裏。他咒罵一聲，跳起身，爬進了一堆擁進了貨倉內白報紙後面躲着。其中

一捲被一排機槍子彈射裂了，正在漏出黑色的糖膠。廳德連忙用手把臉上沾的抹掉。那糖膠有着一種醉人的甜蜜氣味，廳德以前在墨西哥聞過的。那是鴉片膠。

一顆子彈打在頭上不遠的牆上。廳德在褲子的屁股上抹了一下持槍的手。跳向貨倉的門口。他很詫異貨倉的內裏竟沒有人向他開槍。那裏面是靜而清涼的，電燈已熄了，但現在外面的光線已愈來愈亮。裏面，新聞紙整齊地排成一排一排，中間騰出一條走路。在走道的末端是一度門。門裏沒有聲音和動靜。廳德嗅到死亡的氣息。他小心地退出了大門口。外面的槍聲已很疏落了，哥倫波的人已得到勝利。哥倫波正向他跑過來，他人雖肥胖，却跑得很快。廳德說；

「守着這門，不要進去，也不要讓你的手下進去。我要繞到後門去看看。」他也不等哥倫波回答，便開步就跑，繞過了貨倉的角落。

從外面看，這貨倉大約有五十呎長。廳德慢下步來，無聲地走到末端的角落。他把身體貼在板鐵牆上，望出去。他立刻又把頭縮回去了。他看見一個人，正站在貨倉的後門，眼睛湊在門縫向裏窺望。這人手中拿着一個什麼儀器，有電線通入貨倉的門下。他的旁邊有一部已發動了引擎的車子在等着他，是一部黑色的蘭西亞篷跑車。車頭朝着一條畢直地通內陸的路。

那人就是克里斯托。

廳德跪下來。他雙手拿着槍，以拿得穩些，然後把上半身伸出牆角外，向克里斯托的脚放了一槍。他沒有打中。克里斯托脚邊兩吋的泥土被子彈打起了。接着貨倉爆炸了，隆然一聲，貨倉的牆把廳德撞得飛開。

廳德爬起來。整座貨倉斜了，接着好像用紙牌搭成的屋子一般倒塌。克里斯托已經上了車子。車子已經開到二十碼外，後輪揚起塵土。

廳德單手舉槍，小心地瞄準。他的槍跳動了三次，吼了三聲，第三槍打出後，已在五十碼外的車上的克里斯托身體一搐，向後一倒。雙手離開了方向盤，頭向空中一升，又軟了，右手就這樣伸出車外，好像駕車人正作着向右轉的手勢。廳德開步上去，以爲車子會停的。但是死人的沉重的脚仍踏緊油門，所以那部蘭西亞繼續怒吼着，飛馳而去。廳德停下來看着它。它的後面揚起着塵土，沿着些條筆直的路很快地遠去。廳德以爲它隨時會離開路上面倒翻的，但它並沒有。廳德看着它進了晨霧中。

廳德把槍的保險扭扣回了，在褲子的皮帶上插好。他轉身，看見哥倫波正向他走過來。那胖子正開心地微笑着，他走近了，竟忽然抱着住廳德，深吻他的兩頰，使他大感恐怖。

廳德說：「我的天，哥倫波！」

哥倫波哈哈大笑起來。「喜怒不形於色的英國人！他最怕的是流露眞情。但我，」他在自己的胸膛捶一拳：

「我哥倫波喜歡一個人，不會羞於說出來的。如果不是你打死了那個鬪槍手，我們沒有一個能活着！現在，我死了兩個人，傷了許多個。但阿爾巴尼亞人祇有六個仍然活着，都逃進了村子。警方是一定能把他們抓起來的。現在，你也使克里斯托那小子開車進地獄了！眞妙的結局。當那部跑車到了大路時又發生什麼呢？他已打了轉右的手勢，我希望他不會忘記轉右。」

哥倫波拍拍廳德的肩膊，「來吧！我的朋友，我們也要離開這裏了。那阿爾巴尼亞船底已被鑿穿，它不久就會沉到水底。這個小地方是沒有電話的，我們很容易在警方到達之前離開。他們也要好久才能從漁民口中問出眞相來的。我已跟村長談過了，他們的村人對這些阿爾巴尼亞人都全無好感。」

這時塌了的貨倉已開始吐出火舌，那濃烟有着悶人的甜味。廳德和哥倫波踏上碼頭。那艘阿爾巴尼亞船已沉得很低。他們涉過它那淹了水的甲板，皆上了哥倫波的船，廳德又和那一羣人握手拍肩好一大陣。他們立刻啓碇，駛出港口。港口的沙灘上有一羣漁人，站在拉上了沙灘的漁船旁，臉上有着不悅的表情。但當哥倫波用意大利語向他們叫喊時，他們都揮手

送別，而且回了幾句使船員們笑起來的話，哥倫波解釋；「他們說我們打得比電影裏好看，希望我們會再來。」

廳德忽然覺得身體鬆弛下來了。他覺得需要刮個鬍子，也嗅到自己身上的汗味。他走到下面船艙中，借了把剃刀，在自己的艙房裏脫光衣服，洗了個乾淨。當他取出槍來丟在床上時，槍管裏還冒出一股火藥烟的氣味，提醒他死亡和暴力還是剛剛過去而已。他開了窗子。外面的海明媚地在跳動着，海岸線漸漸遠去。那會是黑暗而神秘的海，現在是靑綠而美麗了。一股可口的燻肉煎蛋氣味從門縫傳進來，廳德立刻關了窗子，穿好衣服，走進餐廳。

吃着燻肉煎蛋，用加了甜肉的熱咖啡送着。哥倫波繼續向廳德解釋。

「我們的成績很好，」他說，「剛才那些是克里斯托在那不勒斯的製毒工廠一年的原料完蛋了。我不錯在米蘭也有一家藥廠，但出產的東西最毒的也祇是阿斯匹靈而已。克里斯托所說的事，也可以講得全部是眞的，祇不過他自己的名子字用我哥倫波的名代替了而已。其實是他把鴉片煉成海洛英，也是他聘用水客把海洛英運進英國。今夜的貨，大約可值一百萬鎊。可是你知道一件事嗎，親愛的廳德？克里斯托他們却並沒有損失一分錢。爲什麼？因爲這是蘇聯送的禮物，是蘇聯向英國心臟放的一顆毒彈。蘇聯人可以無限量供應鴉片的，因爲他們的高加索平原盛產罌粟，而阿爾巴尼亞是一個最理想的轉運港。今日，我和你已消滅了

克里斯托這蘇聯的大走狗和他的組織，你可以回去告訴你在英國的上級，說海洛英會停止進口了，你也應該告訴他們眞相——說這毒藥戰爭不是意大利發動的。至於俄聯爲了什麼這樣做？我也不大了解。……」

他微笑，「他們會派你到莫斯科去繼續查究的。如果是這樣時，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一個可愛的女人，就像你的朋友李絲莉小姐一樣，助你踏上成功之路。」

「什麼意思『我的朋友』？她是你的。」龐德說。

哥倫波搖頭。「親愛的龐德，我的朋友多着呢。你當然還要在意大利逗留幾天寫報告的，」他吃吃笑，「你還需要向美國情報部的人解釋，他們是多麼糊塗。但在你有空時，你會需要一個人陪你參觀這可愛的國家的。在未開化的國家裏，地主常向外來客獻上妻子，以表殷勤。我也是未開化的。我沒有妻子，但我有很多李絲莉這種朋友。在這一件事實上她用不着我的吩咐的。我有理由相信她會歡迎你今夜去見她。」哥倫波掏出一件東西，丟在龐德面前的桌上，「這是通行證。」

龐德把那東西拾起。是一隻門匙，連着一隻厚厚的金屬牌，牌上鐫着；「阿巴高酒店六十八號房間。」

九、慰勞假期

龐德到了阿巴高酒店，到了六十八號房間，把門匙伸入門鎖孔裏，一轉動門就開了，龐德走進去，是一間華麗客廳的佈置，但室內毫無人聲，左邊是一套房。

龐德四面察看時，聞到右旁房裏發出有流水的聲音，房間裏發出了問話的聲音；

「誰？」是一個嬌柔而又驚異的女子聲音。

龐德知道已被發現他的脚步聲。

龐德悄悄的走到右旁的房門，把門輕輕的一推，嘴裏說；「是龐德。」

龐德頭伸進右房裏，原來是一間浴室，李絲莉一絲不掛的仰浮在大浴缸裏。

「我的天哪！你怎麼進來的。」李絲莉面露驚異的神色，驚呼出這句話來，同時將浮在浴缸裏的身體沉下水裏。

龐德將手中的鑰匙向她晃了晃。

「我很抱歉，不知道這間是浴室，因爲聽到妳問話的聲音，推門就進來了。」龐德嘴裏這樣說着，但兩隻眼睛大吃一餐冰淇淋。

他知道對這種出賣靈魂和肉體的美女，有機會享受時而失之交臂，是可惜的，何況李絲

莉給他的印像像是美好的。

「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請你在寢室裏等着我。好嗎？」李絲莉驚恐的神色，已漸消失。

「親愛的，不要使我等的太久了。」鷹德向李絲黎神秘的一瞥，李絲黎笑了。笑的是那麼的甜。

鷹德退出浴室，走進套房，四面觀看，知道這個高等妓女眞會享受，一切設備和用具及化裝檯上的化裝品，都是最高級的侈奢品。

出水芙蓉，嬌豔如滴，旣是鐵石之人，看到李絲黎這如花似玉般的美豔，也會被吸引過來，何況在情場上的老將鷹德，那眞是如魚躍水般，活潑的無以復加了。

李絲黎雖是歡樂場中的人物，但他是有選擇的自由的，高等妓女就是高的這一點，高等妓女雖是被達官貴人所玩弄，但她們也選擇她心裏所愛的男人們來玩弄。李絲黎抱着這種心理來接待鷹德，但遇到鷹德這個老手，眞是棋逢敵手了。

× × × ×

鷹德將克里托的案件很詳細寫了報告給麥爺。第二天就接到麥爺的覆電：

「×電悉，「克」案辦理甚佳，余至慰。除飭令人事處記大功一次，并發獎金二萬磅。特准慰勞假兩週，可自由遊歷各國，但行蹤務必與局本部保持密切連繫，到達地點務與該地

區分站取得連繫爲佳。M手啓。」

鷹德看完電文，心裏也頗愉快，因爲有兩週自由遊歷的慰勞假，必須痛快的玩一玩，到什麼地方去玩？想來想去，還是到法國去玩，那裏充滿了羅曼蒂克氣氛，尤其在巴黎他是個舊地重遊的地方，有許多地方是他値得回憶的。聽朋友談起巴黎，還有許多地方値得一走而還沒有去的地方，這次，無掛無慮的痛快的玩一玩。

十、法國之行

廳德在科琪咖啡館喝過了晚上的第一杯酒。那並不是一杯好酒。不過，在法國的咖啡館喝酒是不能太認眞的。光是環境就對了。露天的路邊座位，就不是喝伏特加或威士忌或毡酒的理想所在。在午餐前一瓶小香檳是不錯的，但晚上，一瓶之後很容易會再接一瓶，次早就會感到實在吃不消了。喝皮諾特是不錯的，但這該在有伴時喝的，反正廳德也從不喜歡這種酒，因爲其中的甘草味很重。因此他喝的祇是甘巴里加苦檸檬梳打，再加一大片檸檬。他對梳打水的牌子選擇得特別嚴，因爲照他認爲，好的梳打水，是改良壞酒的最便宜方法。

廳德對巴黎已相當熟了，不過他每次來時，喝酒和住的地方總是在固定的兩三家，晚飯的消遣也差不多——總是散散步，或到夜總會去看一兩場表演。

今夜，他決定一改老習慣了。他有次在奧國與匈牙利邊境上失敗了一次任務之後，回英國去而路過巴黎的。他被從倫敦派去指揮維也納的V分部，要把一個重要人物從匈牙利救出，但由於V分部的人不服他，未充份地合作，那人便在邊境被地雷炸死了。總部將開庭研究此事，而廳德次日便要回倫敦去報告。一想到此事他心裏便不舒服。

坐在咖啡館中，尋思着，廳德也爲自已的納悶而微笑起來。巴黎這個城市，自從一九四

五年，戰爭結束後起，它好像一個出賣了靈魂肉體的美女。它的心已經沒有了，押給了那些遊客，那些來自各國的各流人物。廳德望出行人路之外，那一列反射着陽光，好像一條黑絲帶般的過往的汽車。在巴黎，差不多到處都是這樣的。你眞正能看見這城市的時間祇有兩個鐘頭——早上五點至七點。太早了天還未亮，而在七點以後，則街上便充滿了川流不息的汽車，無論怎樣宏偉的建築物，無論是多麼優美的樹蔭夾道的路，都要失色了。

侍者把盤子格搭一聲放在大理石的桌面上，而用一種廳德從來學不到的純熟手勢，一下子就開了那瓶名牌梳打水的蓋子。他把帳單放在冰桶下面，機械化地說了聲「多謝」，便敏捷地走了。

廳德在酒中放了冰，用梳打水加滿杯子，深深地喝了一口，他靠回椅上，點上一根羅倫斯牌香烟。他也像普通人一般，幻想能在這個「羅曼蒂克的城市」遇到一個美國女人而結下良緣。但他知道不會這樣美滿的。不錯他會結識到女人，但這多半會是妓女甚或女騙子之類，以爲他是美國人而也冒充美國人。她的美好身段，在脫去了衣服之後就會發覺原來是用複雜的鐵線及橡皮作骨幹的腰封所束成的。而結果，她甚至能連他的香烟匣也偷掉！

一部殘舊的寶轎牌車從那流水一般的交通行列中出來，切過了走內線的一列車子的前頭，在行人路邊不准停車的地方停下來。後面的車子照例急速煞車，有些司機還伸頭出來罵粗

話。但一個女人毫不加以理會地跳下車，一直走過來。龐德挺直了腰。這女人竟有着他幻想中的一切。她身段高，身裁雖然被一件薄雨衣包着，但她的姿態却顯出她的身裁必然是很美的。她的臉有着充滿活力及有膽色的氣質，和她駕車的作風一樣。她的嘴唇緊緊地閉着，表示不耐煩，而眼中微含怒意，因爲行人路上和她迎面而過的人很多，減低了她的進行速度。

龐德注意着她，看着她走到了最靠路邊的一張桌子，然後沿着桌子之間的走道走過來。當然他是沒有希望能搭上她的。她顯然是來這裏會一個人——也許是她的情人。她是那一種早已名花有主的女人，他是相逢太晚了。這就是爲什麽她會這樣匆忙的——如果不是約好了人，她忙什麽？眞倒運……但，她不是直望着他？她不是正對他微笑？

在龐德的驚愕還未過之後，她已經來到他的桌子，拉了一張椅子坐下。

她有點生硬地對他微笑。「對不起我來遲了。我們立刻就要動身的，因爲公司有事要你回去。」她低聲一點，加上一句：「緊急潛航！」

龐德的腦子霍地回來到現實中來。不論她是誰？她總之是來自「局裏」的。「緊急潛航」是情報部的暗語，意思是有了壞消息——最壞的消息。龐德伸手進入袋裏，掏出一些零錢，放在桌上。他說：

「好的，我們走吧。」便站起來，跟隨她走過桌子之間的走道，走到她的車子。那車子是仍然阻礙着內線的交通的，交通警察隨時會來了。她並沒有關過機器，現在她轉了二檔，車子便滑進路中。

龐德側頭看她，她的蒼白皮膚是細滑如緞的，而金色的頭髮柔軟如絲，髮根也是一色，並不是染成的。

他說：「你是那裏來的？究竟是怎麽回事？」

她集中精神駕車，一面回答。「是法國分站的。二級助理員，七六五號，羅素。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回事？我祇知是麥術親自由總部拍來的電報，很急。他說即使驚動到法國情報部也要立刻找到你。法國分站的負責人說你在巴黎時總是去那幾個地方的，並把地名列了表，分給我和另一位女同事。」

她微笑，「我祇去找過夏利的酒巴，第二站便找到你了，眞順利。」她瞥他一眼，「我希望我幹得並不笨鈍。」

「你幹得很好，」龐德說：「如果我是有女伴在身邊的話，你又會怎麽呢？」

她笑起來。「還是一樣的，不過會先向你敬個禮。我祇是担心你擺不脫她吧了。必要時，我會用我的車子送她回家，而讓你乘計程車去的。」

「你似很有辦法。你在情報局工作多久了。」

「五年。這還是第一次出駐外國的分站。」

「對工作還滿足吧？」

「還好！就祇是晚上悶一點，在巴黎男朋友是不容易的——」她諷刺地歪歪嘴，「——如果你不肯和他們——那回事。」她又匆匆補充，「我並非守舊，但法國人在這件事上也太過份了。譬如，我就不敢乘地下火車或巴士，因爲到下車時屁股總已給他們捏得又藍又黑了。」她笑起來，「因此我祇好花點錢買了這部廉價車作交通工具，至少他們不能碰我的屁股。看見我這部破舊車子，他們不但不敢靠近，而且遠遠讓開呢。」

這時他們到了一個分叉路口。她好像爲了證明她的理論似的，攔腰直切向大路上那一行列的車子。奇跡地，那車子的行列也立刻斷了，讓她進入。

廳德說：「很本事，但不要習以爲常。說不定法國人中也有一些羅素。」

她笑起來，轉進嘉貝分路，在情報部的巴黎分站停下來。她說：「我祇在有公事時才這樣做的。」廳德下車，繞到她這邊來。

他說：「多謝你接我，當事情辦好了之後，我來接你以作報答如何？雖然沒有人捏我的屁股，但我在巴黎也和你一樣悶的荒。」

她的很藍的眼睛審視着他的臉。她正色地說：「很好，問這裏的電話生便可以找到我的。」

廳德伸手進車窗內，摸摸她按着舵盤的手。他說：「好。」然後轉身匆匆進入門口。

法國分站的負責人是個退役空軍洛特利。他是一個已發胖的人，有着粉紅色的臉頰，頭髮直直地梳向後面。他的衣服穿得很講究，整個寫字間都是所吸的雪茄氣味。看見廳德，他好像鬆了口氣。「是誰找到你的。」

「一個叫羅素。是新人嗎？」

「她來了六個月，很能幹。這一次的事很急，我要立刻吩咐她，」他按了內線傳話機的掣，俯身說；「請接通局長，親自通話，告訴他現已找到〇〇七號情報員，等待指示。」他放了掣。

廳德把一張椅子拉到那打開着的窗前，以避開那陣雪茄烟造成的霧。下面的馬路上，過往車子發出柔和的隆隆聲。

× × ×

法國分站負責人說；「昨天早晨，北大西洋組織的早班交通員在聖者曼爾的路上被殺死了。送的都是重要文件。背上中了一彈，公文袋，手錶和錢包都給拿去了。」

龐德說；「眞糟。會不會是普通刼案？抑或認爲拿錢及錢包的目的祇是在擾亂視聽？」

「北大西洋公約國的保安組就是不能決定。大致上說他們認爲兇手是志不在錢的，因爲早上九時並非理想的行刼時間。但這你可以在到了那裏時再和他們討論的。局長派你去作爲他的代表，他很担心，因爲除了失掉文件之外，北大西洋組織的人就根本不喜歡我們的分部在離他們這那遠的地方，以至要動用交通員傳送文件。多年以來，他們，直想使我們歸併爲他們的屬下，或爲北大西洋公約國情報部的一部份。但你知道局長的，他總是要保持獨立，他從來就不滿意北大西洋公約國的保安組織的。他認爲國籍太多了。其中不但有些法國人和意大利人，而他們的反間諜主任還是德國人呢！」

龐德吹一下口哨。

「現在發生了這事，他們更有藉口向局長施以壓力，重提歸併的事了。總之，局長說你要立刻去那裏査究。我已替你辦好了手續，你要向那裏一位史立巴上校報到。他是個很能幹的人，這事由他辦理，而照我看來，他的確是已經盡了可盡的人事了。」

「他幹了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

十一、緊急任務

他從桌子抽屜取出一張地圖，走過來，用鉛筆一指。「這裏就是北大西洋公約國總部，每星期三早上七時，就會有一個交通員從此出發到我們的總部來，把文件交下，便在七時半回到北大西洋公約國報到。他走的是樹林中的近路，那裏很少汽車行駛，所以他的摩托車能輕易在十五分鐘內走完那來回十二哩的路的。昨天來的是個伍長貝德士，很可靠的。當他七時四十五分仍未回到北大西洋總部時，他們便再派一架摩托車來找他，但毫無踪跡。八點半，保安組出動了，在各處設起了攔路站，警方及法國情報部也接報，展開搜索。結果是警犬找到了他，但那時已下午六點，如果路上有線索的話，也都早已被過往的車子抹去了。」他把地圖交給了龐德，而走回他的桌子後面，「他們自然也在邊境、碼頭、機場等留意着，但沒有用的，如果是一個老手幹的事，那麼他最遲中午已可把文件運出法國或在一小時內運送巴黎的任何一家大使館。」

龐德不耐煩地說；「正是！那麼局長又希望我幹甚麼呢？叫北大西洋保安部小心點再從頭來一次嗎？這種事我根本就不在行的。媽的，浪費時間。」

法國支部的負責人同情地微笑。「事實上，我早已向局長說過這一點。但局長說，他想

讓北大西洋組織的人知道，他也是同樣重視這件事情的。你剛巧在巴黎，而他說你正有着一副能找出那麼看不見的因素的頭腦，你的心特別細，能想到別人所想不到的事。我說北大西洋組織的人也不是等閒人，局長叫我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便掛了電話。」

龐德笑起來。他說：「好的，我就盡我的能力看看吧。我向誰回報呢？」

「我。你有甚麼報告，就由我轉到倫敦。但你不一定能找着我的，所以就讓羅素作你的聯絡員吧。她還可以作你的司機。會意嗎？」

「好的，」龐德說：「很好。」

× × ×

那輛殘舊的寶轎牌汽車裏也有她的氣味，什物架裏也放着許多屬於她的個性小東西——半包瑞士牌的牛奶巧格力，一排髮夾，一本約翰，奧哈拉的流行小說，一隻彈弓的掠皮手套。龐德把這部車子駕得很快。洛特利說他去找史立巴上校，開五十哩時速的話，大約十五分鐘可以到達的。龐德說他祇想用二十五哩的速度，請他通知史立巴上校，他會在九點半到達。

不久，路走完了，龐德看見路上一個路牌的紅箭咀上寫着北大西洋國。他轉入了那條小路。再走了二百碼，在路的中央有個交通警察，洛特利早通知他有此一站的。那警察指引他

進入了左面的大柵門，他便在第一座檢查站前面停上來。一個穿灰色制服的美國警察頭從尖頂小木屋裏伸出來，看了看他的通行證，便叫他駛進去。然後一個法國人拿了他的通行證，驗過了，在他的檔風玻璃上貼了一張號碼，便讓他繼續駛進。龐德在那十分現代化的停車場裏停了車，再經過許多訊問及查驗的複雜手續，終於到達了史立巴上校的寫字間門外。

史立巴上校是一個腰背十分挺直的中年美國人，有着微灰的頭髮，那樣子頗像一個銀行經理。這房裏並沒有烟味的。

客套一番之後，龐德說：「那件事情怎樣呢？洛特利和你通話之後，有什麼新發展嗎？」

「已經取出了子彈，是洛卡手槍的。打碎了脊柱骨，大概是在三十碼的距離發射的。假設我們的人是一個人站正在騎摩托車正常地向前行，則子彈必在正後面一個和他平行的高度發射。由於不可能是在路上開槍的，因此兇手一定是在一部行駛着的車子之上的。」

「那麼死者一定已從倒後鏡中看見兇手的？」

「很可能。」

如果交通員發覺被跟踪，你們有規定怎樣對付的嗎？」

上校一笑。「有的。他們要全速前進避開。」

眼估計你的手下撞車時的速度是多少？」

「不太快，時速二十至四十哩。你這問話是甚麼用意呢？」

「我正在推斷兇手是怎樣一個人。如果死者並沒有企圖逃走，又假設他已在倒後鏡看見了兇手的，那麼他一定誤認尾隨他的兇手為朋友而非敵人。因此兇手可能是經過某種喬裝，你們的人在清早也不懷疑他的來意。」

史立巴上校的額皮微皺。「廳德先生，」他說：「我們當然已考慮過此案的每一角度的，包括你所提供的一個。然而死者已死，因此我們是絕無線索可尋的。如果有人能夠提供一個破案方針，那這人簡直是天才！」

廳德同情地微笑。他站起來。「既然如此，我也不浪費你的時間了。我希望我能知道關於此案的每一細節，所以我希望能得到份調查的記錄。而且，最好你能派人帶我到餐廳和我的宿舍……」

「好的！」上校按了一個鈴，一個勤務兵進來了，「普洛德，帶廳德先生到貴賓宿舍去，然後帶他到酒巴和餐廳去吧。」他轉向廳德，「那些文件在你吃過東西之後就會準備好的，你可以到這裏來看，但不能拿走。有甚麼要問的，就問普洛德也能告訴你。」他伸出手，「好了嗎？那麼我們明天早再見吧。」

廳德道了晚安，便跟隨勤務兵出去。走在那灰色的走廊上時，他心裏想，這可說是他一

件歷來最缺乏成功希望的任務了。如果十四個國家的一流情報人員都束手無策，那又有甚麼希望呢？當他晚上躺在床上時，他決定姑且敷衍一兩天，以便盡量多接近羅素，便退出了。然後他便安然入睡。

十二、微細綫索

在四天之後，當破曉降臨在出事的森林時，廳德却正躲在一棵橡樹的粗枝上，監視着一小塊空虛的草地。

他從頭到脚都穿着傘兵的掩護服裝——全是綠色，棕色和黑色的斑點，甚至雙手也是的。他頭上戴了一隻頭罩，在眼及口部開縫。這是很好的掩飾，特別是當太陽再升高，黑影更暗時，就是站在樹下也不容易見他的。

事情的來由是如此的；最初的兩天，他果然一如所料，是浪費了時間。他不因毫無成績而放棄，因爲他在那裏一而再地問問題，以至成爲不大受歡迎的人物。在第三天的早上，他正打算離開時，忽然接到史立巴上校的電話。「噢，廳德先生，我只是通知你一聲，我們昨夜已依你的提議找了一羣警犬，到全森林裏再搜了一遍，但很抱歉。」——他的語調却並不抱歉的——「沒有成績，完全沒有。」

「噢，這都是我不好，」廳德不管上校高興與否繼續說；「不介意我與帶狗的人談談吧。」

「好的，好的，隨便你。噢，還有，廳德先生！您打算再停留多久呢？我們是歡迎你的

，問題是你住的房間，因爲荷蘭有一批要員幾天之內就要抵達，地方不大够用呢。」

廳德早知道他是不會與史立巴上校相處得來的，因此他也並沒有生氣。他溫和地說；「我就問問我的上級有甚麽決定，然後再回覆你吧，上校。」

「這樣最好了，」上校的語調都是很有禮貌，但大家都已失去了耐性，因此同時掛了電話。

帶狗的人是一個法國人，廳德在狗房找到他，但狗的吠聲太響了，他只好帶廳德進入用具室。那裏有一張桌子和數張椅子，桌上放了一張大大的聖者曼爾區的森林地圖，地圖上已用鉛筆分成多個方形，帶狗的人，向地圖揮揮手。「我們的狗已搜索過全座森林了，甚麽也找不到。」

「你是說，它們停也沒有停過嗎？」

帶狗的人搔着頭。「我們的工作有點困難，主要是因爲有些野兎及狐狸之類，引得狗兒亂跑。在森林區附近，它們停留很久也不肯離開，它們大概仍然嗅到那些吉卜賽人的氣味。

廳德也不大感興趣。「指給我看在那裏吧。這些吉卜賽人是幹甚麽的？」

帶狗的人用骯髒的手指一指。「這裏是森林區，這裏是出了兇案的地方，與此兩點連成正三角形的第三點就是大道區。」他取出一支鉛筆，在大道附近劃上了一點，「這裏就是吉

卜賽人住過的一塊草地。那是一個雜技團，住了一個冬天，上月才離開的。他們再走之前也有把地方掃淨，但狗的鼻子敏銳，很多個月後仍嗅到的。」

廳德去參觀了那些狗，談了一些關於警犬的知識，稱讚了那人的辦事能力，謝了他，便上了他的汽車，開到聖者曼爾的警察局。

×　　×　　×

「是的」，我們見過那些吉卜賽人，」當值的警官說，「都是羅馬尼亞樣子的。一句法文也不會說，但很規矩，沒有人投訴他們。總共六男二女。沒有人看見他們走的，只是一天早上，我們忽然察覺他們已不在了。他們當時很可能是已走了一星期的。那地方很荒僻，我們沒有特別注意他們。」

廳德把車子沿着那條出事的森林路駛去，一聲不嚮地停下了，覺得有點傻氣，但只是走進樹林，一直走到草地的邊緣，小心地看，然後上前，在草地上走來走去。

那空地大約是兩座網球場般大，地上長着厚草和苔蘚，其中長着些野花，在一棵樹下還有一簇藍鐘花。在一邊有座矮矮的土崗。上面長滿了荊棘及盛放的薔薇，廳德走過去，望向野薔薇的根部，但那裏就是一些泥土而已。

他看了最後一眼，然後走向空地最接近大路的角落。這裏的樹木是最疏落的。在路邊有

兩棵樹，好像一度門口，因為這兩樹之間附近都沒有別的矮樹，要離開空地，這是最容易的出口了。廳德不經意地俯身驗看一下樹身，忽然身子一緊，蹲了下來。他用指甲輕輕地刮去了一塊乾了的泥土，泥土下面的樹身，原來是刮破了一條深紋的。他想了一想，小心地拾回那塊泥土，在上面吐了些唾沫，然後小心地遮回那條破紋。他再小心地檢驗了一遍，發覺這樹上，還有其他二條紋，另一棵樹上有四條，都是這樣用泥土遮住的。廳德小心地走出了樹林，推動車子，跳上去發動馬達，無聲地慢慢前行，遠了，然後加速前進……

現在，在破曉的時候，廳德又回到了這塊空地，而且穿了傘兵的衣服躲在樹上，但仍然不知道他的推斷是否正確的。麥翁對他的判斷果然沒有錯，他是能看到人們所忽略了的微細綫索的。給他靈感的是關於那吉卜賽人的那一番話。「狗嗅到的是吉卜賽人的氣味……停留了一整個冬天……上月離開，沒有人投訴……一天早上忽然發現他們已不在了。」六男兩女不會說一句法文。他們其實可能是任何國藉的人，但在法國是那麼普遍，人們是不會去注意他們的。這些是奇怪的人，他們可能做出任何事情，因此他們有甚麼怪異行徑，也不會有人加以懷疑了。如果一些外來的間諜，譬如蘇聯人，那麼他們扮作吉卜賽人實在是最好不過的喬裝了。

他們其中一部份很可能根本就沒有走，而花了一整個冬天築了一個躲藏的秘穴，而劫奪

情報部的機密文件，就是他們的第一個任務。龐德起先也以為這是荒謬的幻想，直至他找到樹身上那些曾小心地加以掩飾的破痕。看那些破痕的高度，該是一部摩托車推過時，踏脚板所撞破的。如果不是有甚麼秘密，為甚麼會有人用泥土加以掩蓋呢？唯一的問題是：這些人祇是一次過地行事，抑或對自己的秘密有計劃打算再度出擊。他只對法國分站的負責人提過此事，羅素叫他要小心，法國負責人則比較實際點，派出了他在聖者曼爾的手下與他合作。

當日龐德就與史立巴上校道了再見，從北大西洋總部的宿舍遷出，住到一條小村子中。那套降傘的衣服便是由法國負責人的手下所供給的，而這些人也很高興與他合作，因為他們都知道，這是使北大西洋總部對他們另眼相看的好機會，如果有成績。局長用不着再担心不能獨立了。

現在，龐德躺在樹枝上，對自己微笑。他們到底都是秘密工作人員，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鬪爭，並不為外間人所知，事實上，麥　和龐德等〇〇號情報員的存在，也並沒有多少人知道的。

六點半，是早餐的時間了。龐德小心地伸手進入衣服裏摸索着，摸出一顆葡萄糖片，塞進嘴巴。他把那片糖盡可能地吃得久，一點不剩了，才再拿一片。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那片草地。天一亮就出來的紅松鼠還在吃那些花的幼苗，在土崗上每走幾尺便停下來，用兩隻

爪抓捧起一點東西吃起來。兩隻野鴿在長草叢中很吵鬧地做愛。這簡直像神話中的景緻，太陽光漸漸透過葉縫射進來，好像一根一根金色的透明柱子。龐德是早上四點爬上這樹的，他還是一生第一次這樣精細地看着黑夜是怎樣轉為白日。他忽然覺得很傻氣。這地方有甚麼不對呢。

十三、曙光已現

發出第一次警告的是那對野鴿。他們忽然嘰嘰地叫着飛起來，竄進樹蔭裏了。別的鳥也跟着飛掉，松鼠也躲起來。現在草地忽然完全靜下來了，祇有蜜蜂仍在嗡嗡地叫。牠們是爲甚麽驚懼的。廳德的心開始大跳起來了。他的眼睛好像獵者的槍咀，在草地上移動着，找尋綫索。

那叢野薔薇中有件東西在動了。那是一件很小的東西，但很特別，很慢很慢地，一寸一寸地。一條有刺的莖，一條較粗而生得不正常的，正伸出薔薇叢中。它一直升高，直至比薔薇叢高出了整整一尺，然後停住了。這莖的末端處有一朶單的粉紅色薔薇。這樣高出，它看來是不自然的，但是你不是看着它升起，而是偶然瞥一眼，你決不會看見它有甚麽特別。

現在，無聲地，薔薇的花瓣似乎轉動和擴張起來了，陽光在其中一塊銀元大的鏡片上反射。那鏡子似乎正望向廳德，但很慢地轉動，轉了一圈，好像一隻眼睛般，細細地觀察了整塊草地。然後，好像滿意了似的，花瓣又輕合了，遮住了那塊鏡片，又沉回下去。

廳德呼出一口氣。他閉了一下眼睛，以休息一下視覺神經，嘴裏說：吉卜賽人！

無疑地，在這土崗的下面，一定就是構造得最精妙的間諜中心了。廳德的胳骨通過了一

陣興奮和期待——幾乎是恐懼。他果然沒有猜錯，但下一步會是甚麽呢？

現在，從土崗的方面，忽然傳來一種尖銳而高調的嗚嗚聲——是一架電動馬達開動的聲音。野薔薇整座抖動起來，蜜蜂飛起，停在空中，又落回花上。慢慢地，土岡的中央開了一個參差的裂痕，慢慢地傳開。現在，那兩半土岡簡直像兩扇大開的門了。裂痕慢慢的擴大，直至廳德可以看見那些薔薇的根是怎樣伸入土中。

機器的嗚嗚聲是更高了，而且土岡的邊緣閃着金屬的光。現在，土岡內部的東西都出現在陽光下了。那方面的黑暗中亮着電燈。馬達的嗚嗚聲已經停止，一個人的頭和肩出現，接着身體的其餘部也出現了。他輕輕地爬起來，蹲着，警戒地四面望望。他的手中有一把槍，一把洛卡手槍。滿意之後，他便轉身，向下面做了個手勢。另一個人的頭和肩也出現了。

他遞上了三雙像雪鞋的東西，便縮回裏面。第一人選了一雙，跪下來，縛在靴上。現在他隨意走動而不怕留下脚印了，因爲那靴是寬大得像網球拍一般的，躺在花草上，花草不會折斷。廳德微笑，好聰明的小子。

第二個人也出來了，而且還有第三人。這第二及第三人抬着一張網，網上是一部摩托車。第一人顯然是領袖，這時跪下替他們縛上了雪鞋。他們成單行而行，通過樹林，走向大路。他們的雪鞋小心地一步一步，輕提起又輕輕踏下，沒有一點聲音，給予人以一種特別陰森

的感覺。

廳德長長地呼出一口氣，輕輕把頭擱在樹枝上，以輕弛一下那過度緊張的頸部肌肉。原來如此，那兩個隨從者身穿機械師的工人衣服，身上穿的却是情報部交通員的制服，而他的摩托車是一架棕攬色的，上有英國陸軍的編號。怪不得被殺的交通員肯讓他接近了。

這些人拟得了秘密文件之後又做些甚麼呢？很可能是在夜間用無綫電拍出去的，他們既能伸出薔薇狀的潛望鏡，自然也一樣能伸出薔薇狀的無綫電天綫的。如果廳德能活捉那幾個人，他們就可以保持這個秘密機關的完整，而利用裏面的無綫電發報機，以及他們的密碼，向那他們的上方——一定就是蘇聯的情報部——供給假情報了！廳德的心跳得很快。

那兩名低級人員現在回來了。他們同進土岡內，土岡又慢慢地合上。那領袖一定已扶摩托車等在路邊的樹林中的。廳德一看腕表。六點五十五分。不錯！他是正在等着下一個交通員。他也許不知道他殺死的前一個交通員每周祇出動一次的（這不大可能），但也許他害怕北大西洋爲了保安起見而更改了輸送的日期。這些人是很小心的。也許他們是奉命趁春天未過之前，盡可能多得一些東西，因爲到夏天，森林裏很多人遊玩，他們就要避開等到冬天再來。總之，現在這人是正準備再殺一個人的。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了。七點十分時，那人又回來了。他站在空地邊緣一棵大樹蔭下，

吹出一聲高調的，像鳥聲一般的口哨。立刻，那薔薇土岡又裂開了，那兩個低級人員出現，跟着他們的領袖回進樹林中。兩分鐘後，他們已掐着摩托車回來，。領袖小心地周圍看了一遍，看清楚沒着留下甚麼痕跡，才跟他們進入土岡，於是兩叢薔薇又合在一起。

半小時後，草地上的動物又活動起來。再過了一小時，當太陽已升得很久時，廳德才靜靜地從樹上滑下，小心地閃入樹林的陰影中。

十四　赴湯蹈火

那天晚上，當廳德又循例與羅素見面時。他們爭吵起來。而她說：「你瘋了，我不讓你去幹。我要叫分站打電報給局長，告訴他這件事情。這是北大西洋人的工作，不是你的任務。」

廳德强硬地說：「你不能這樣做。史立巴上校已經答應我扮演交通員，明天代替眞的交通員出差。在現階段，我祇讓他知道這一點點够了。他以爲我是想重演失事的情形以資研究。他已經不在乎此事，事實上他已放棄研究此事。現在乖一點，照我吩咐做事吧。把我的報告給局長拍發，他就會知道爲甚麽我要親手辦這件事了。他不會反對的。」

「豈有此理的局長！豈有此理的你！豈有此理的情報員！」她生氣得差點要哭了，「你以爲像是小孩子在玩兵捉賊的遊戲嗎？一個人去對付那些人！這簡是——出風頭。是的，你只是想出風頭！」

廳德也有點按不住脾氣了。他說：「够了，羅素，替我把報告發出吧。對不起，這是一個命令。」

羅素顯得無可奈何。「唉，好吧。你用不着用職位壓我的。但小心你別丢了性命，祝你

好運。」

「謝謝你，羅素。你明晚和我一起晚餐好嗎？粉紅色香檳，吉卜賽的音樂。」

「好的，」她認眞地說，「但正如此，你要更小心了，知道嗎？」

「我當然會的，別担心吧。晚安。」

「晚安。」

廳德與她分手後，便再縝密的研究了一遍他的計劃，並且向四名手下，作了最後一次的囑咐。

×　　×　　×　　×

第二天的天氣又是極好，廳德舒適地坐在那架BSA摩托車上等待出發，幾乎不能相信在路上是眞有這麽大的危機在等待着他的。

那個獲得了一天意外休假的交通員把它的公文袋給廳德說：「喜歡這車子嗎？」

「好極了，快得很。我幾乎已忘記了騎這種車是多麽刺激的！」

「我却甚麽時候都寧願駕一部柯士甸A40小房車，」那交通員看看表，「快七點了。」

他竪起姆指，「走吧。」

廳德把眼罩拉下來遮着眼睛，向那人揮揮手，開動的馬達，便駛出柵外。

他轉入了那條進入森林區的直路時，停下來，再看看那把長管的四五口徑左輪槍，然後塞回藍茄克的腹部，再開動……

他把車速加到了每小時五十哩，到了一座汽車橋。橋下那黑暗的隧道口把他吞沒了，一進了隧道，他的車聲便響得驚人，而隧道中發散着一種又冷又濕的氣味。接着他又已出現在陽光下了。前面，路筆直地破開着那茂密的森林，空氣中有樹葉和露水的氣味。

龐德把速度減低爲每小時四十哩。他左手邊的倒後鏡因速度高而微微抖着，但鏡中照見的只是空虛的路和兩旁的綠樹。那兇手並沒有出現。他臨時退縮了嗎？抑或事情是有了甚麼新的變化？但接着，他看見後面的路上出現了一個黑點，先是小如蒼蠅，接着大如蜜蜂，接着大如甲蟲。不久，他已看見了那戴了頭盔的頭低着，兩隻黑色的大手緊執着扶手。天，他來得眞快。龐德的眼睛閃向前面的路，又閃回鏡。當這人拔槍時……

他把速度減低——三十五哩，三十哩，二十哩。在前頭，路是極平而直的。那人的右手已放開了，太陽光在他的眼罩玻璃鏡上反射。現在！龐德忽然煞車，讓車子橫着停下來。他拔槍仍不够快。那人的鎗響了兩下，一顆子彈射進了龐德腿邊的座椅上。但接着龐德的左輪槍發了一鎗，那人好像被無形的繩索套住一般，忽然一側，連人帶車離開路上，撞中一棵樹幹。一時，車子豎起，似乎要爬樹而上，接着便望後倒下，倒進草叢中。

龐德下了他的車子，走到那部扭曲了的冒着烟的車旁。他已不用伸手去摸那人的脈膊了。即使子彈打中的不是要害也沒關係，因爲那人的頭盔已像蛋殼般撞破了。龐德轉身，把鎗塞回茄克之內。他是够幸運的，他不妨再去碰一次運氣。他跨回他的BSA車上，沿着路駛回去。

他把摩托車靠在空地邊緣其中一棵擦破了的樹身上，走進空地，在那棵大樹的陰影下站住。他舐濕嘴唇，盡量模仿那人的方式吹了口哨，等着。他吹錯了嗎？但接着土崗顫動了，那高而尖的嗚嗚聲開始響起。龐德用姆指勾着皮帶，以使他的手離開槍柄只有幾寸。他希望他用不着再殺人。那兩個低級人員似乎是沒有携帶武器的，照理他們該會乖乖地就捕。

現在下面的門也開了，在他所站立的地方，龐德望不進土崗裏，但再過兩秒鐘，第一人已出來，正在穿上雪鞋，第二人也跟着穿雪鞋。雪鞋！龐德的心停頓了一下。他竟忘了雪鞋！那人的雪鞋一定藏在樹林的甚麼地方的。眞大意，他們會注意到嗎？

那個人慢慢地向他走來，落脚時很小心。距離大約二十尺時，先行的一人說了一句似乎是俄文。當龐德沒有回答時，他們停住了。他們詫異地看着他，也許在等待回答一句暗號。龐德知道不妙了，他拔出手槍，戒備走向他們。

「舉手！」他抬一抬槍管。領先的一人叫出一句命令，向前撲來，同時另一人向土崗跳

回去。樹林中步槍響了一聲，那人的右腿一軟。和廳德合作的情報員都從躲藏處出來，奔過來。廳德單膝跪倒，用槍管向上擊去。他擊中了那人，但那人仍撲倒了他。他看見拳頭擊來，閃開臉，但笨重的頭盔和眼罩所限制了他的動作速度，他躲不開第二隻揮來的拳頭。他起先不想殺人，所以沒有扳開槍的保險機，現在，他伸手指去扳。但一隻靴子踢中他的頭側，他放了槍，倒下了，通過一陣紅色的霧，他看見槍管指着他的臉。他悲哀地想到他要死了，因爲過度仁慈而要死了。

忽然，槍咀移開了，那人的重量離開了他的身體。廳德跪起來，然後站起身。那人成大字形躺在草地上，他正踢了最後一脚，他背上的衣服冒着血。廳德解下了頭盔，摸着頭邊。那四個情報員正聚在一起。廳德說：「多謝，是誰救了我的命。」

沒有人回答，他們的樣子像很尷尬。

廳德很迷惑，向他們走過去。「發生了甚麼事？」

忽然，廳德看見他們的後面有人在動，出現了一條額外的腿——一條女人的腿。他笑起來了。那四個人難爲情地微笑，回頭看看。羅素上身穿着綠色襯衣，下身穿身黑色褲子，舉着手從他們後面出來，其中一隻手拿着一把點二二口徑的打靶手槍。她放下手，把槍插在褲頭。她走到廳德面前，關心地問：「你不會怪什麼人吧？今早是我堅持他們帶我來，否則我

不肯讓他們走的。也好在我來了，因爲他們都怕打着你，而不敢開槍。」

廳德微笑。他說：「如果你沒有來，晚餐之約恐怕我不能來了。」轉身問那四個人，「好了，你們派一個人騎摩托車回去報告史立巴上校吧，說等他們的人來才進士崗看看。叫他帶兩個掃雷專家來，那裏面可能埋了地雷的。」

他疲累地坐下，拉她也坐下在那草地上。「現在，我們可以休息休息了！」

十五、禍由天降

廳德在法國任務達成後，他的救命恩人——羅素小姐，陪他到各處玩了幾天，現在他們都沒有孤單寂寞的感覺了，但是確恨良宵苦短，假日無多。

一天，法國分站轉來一份電報，局本部通知他假期屆滿時，即刻返回倫敦報到。

他們依依不捨的終於離別了。

廳德返回倫敦總部後，局長勉勵有嘉，囑他好好休息一段時間，聽候派遣。

廳德休息了將近一個月時間，又發生了一件事：

在牙買加地方，最美麗的鳥就是那種長尾蜂鳥，或稱醫生蜂鳥。雄鳥是大約九吋長的，但其中有七吋都是尾巴——兩條長而黑的羽毛，彎曲地交叉着，內邊緣的鋸齒形的。這鳥的頭和胸是黑的，翅膀濃綠，長長的咀却是腥紅，靈活的眼睛則也是黑的。鳥的身體是翡翠綠，像是眞正的翡翠。牠之所以被稱爲醫生鳥，是因爲牠的尾也很像舊時的醫生的燕尾禮服。

五十多歲的夏夫洛太太很愛看鳥。她現在坐在園中喝着茶，看着一雙醫生鳥在做愛。這一對已經是第五代——六代了吧？夏夫洛太太已看了牠們許多代了。

她的丈夫夏夫洛上校放下「鏡報」，感喟地說：

「照我看，古巴的獨裁總統巴提脫快要垮台了，革命黨的卡斯特的勢力擴張得很快。今早市上一個朋友告訴我，古巴在朝貪官的血腥錢已開始湧到牙買加這邊來。他說貝利區的地皮已賣給了古巴人。一千畝牧牛地和一座快被紅蟻蛀塌的小屋子就賣了五十萬英鎊！那破落的藍海港酒店忽然被人買了，傳說法卡遜那塊瘦地也找到了買主呢。」

「這對他太太是好的，」夏夫洛太太說，「可憐的她實在受不住這裏的天氣。但我也不大高興整座島都給這些古巴人買了下來的。不過，到底他們又是那裏來的這許多錢呢？」

「黑社會、工會會費、公費等等吧。古巴是充滿了黑社會和壞蛋的。他們必須把錢運出古巴，化爲一種不能給別人刼去的東西。牙買加接近古巴，而且可以用古巴幣兌美元，所以是最好的地方了。顯然，買下貝利區的人一定也是這樣的人。我猜他大概等一兩年，巴提斯脫被推倒，卡斯特掌權了，大局已定，他便再把地皮出售，虧一點錢，拿了現錢到別的地方作寓公去。很可惜，貝利區是傳很多代的祖業了，現在却這樣賣了給人。」

「貝利的祖父在生時這塊地有十萬畝，騎馬也要三天才能走完。」

「小貝利才不管呢，大概他現在已買了往倫敦去的飛機票了。總之，此地的世家又少了一家。」

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們也是世家之一，這塊地皮是英王查理時代御賜給他們的祖

宗，而幾代下來，守到現在的。現在這塊地出產可可、甘蔗、橙、及牧牛，入息相當可觀，面積算來也是牙買加最大的私產之一了。

夏夫洛上校忽然放下報紙，說：「我好像聽見車聲。」

「大概又是那討厭的鐘斯夫婦來了」，夏夫洛太太站起來，「我才不要聽他們的胡扯。我去叫女僕告訴他們我頭痛。」

這時黑人女僕已進屋內了。她顯得有點手足無措。緊跟在她後面的是三個男人。她匆匆地說：

「是來自京士頓的先生，要見上校。」

領先的一人走上前來。他仍然戴着帽子——那是一頂巴拿馬帽子，有着短短的，很曲的帽沿。他用左手脫下了帽子，按在腰間。太陽的光線在這一頭塗了很多油的頭髮及微笑露出的兩排很白的牙齒上反射。

他走到夏夫洛上校身前，手直直地伸在前面。「我是康素少將，來自古巴的夏灣拿的，素仰，上校。」

那口音就像牙買加的土人司機所說的美國話一樣，夏夫洛上校站起來，碰碰那隻手，然後看着分站到了門口兩邊的其餘二人。他們都各提着一隻泛美航空公司的旅行袋。那兩隻袋

子似乎很沉重。現在，那兩個人彎身，把袋子放在他們的黃色皮鞋的旁邊。他們頭上戴着白色的鴨舌帽，有着綠色透明的膠帽舌，在他們頰上投下青色的影子。通過青影，他們那野獸般的眼睛，却凝望着夏夫洛上校的臉。

「這兩個是我的秘書。」康素解釋。

夏夫洛上校從袋裏取出一隻烟斗，開始裝上烟絲。他審視着這些人，立刻知道他們正是剛才他向太太提起的那種人物。他正在想着，有什麼辦法使他們進入書房，以便他能接近放在書桌中最上面一隻抽屜裏的手鎗。他說：

「有什麼貴幹呢？」他說着點上煙斗，通過那陣煙霧看着康素的眼睛和嘴巴。

康素一攤兩手，嘴巴仍然掛着那個極力表示友善的微笑。那液體般的眼睛閃爍着。「我是來談生意的，上校。我代表夏灣拿的某一個人物，」——他好像看東西般揮揮手，「一位很有勢力的人物，一位很好的人。」康素表示誠懇。

「你會喜歡他的，上校，他叫我代表他問候你，並且問問你這地產的價錢。」

一直有禮貌地微笑着的夏夫洛太太，現在走到她丈夫的身邊。她很仁慈地，以免使對方難為情地說：

「那真可惜，你們在這熱天走了這麼遠的路！你的朋友實在該先寫封信來的，或者問問

京士頓的人。你要明白，我丈夫的家庭世代住在這裏已差不多三百年了，」她抱歉地看着他。

「我恐怕出賣這地皮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我們一點也沒有出賣的意思。我奇怪你的有勢力朋友，憑什麽覺得我會出賣的。」

康素一鞠躬。他那微笑着的臉再轉向夏夫洛上校。他好像沒有聽見過夏夫洛太太說話似地說：「我的朋友聽說這裏是牙買加最肥沃的地皮之一。他是很慷慨的。你可以提出任何合理的價錢。」

夏夫洛上校堅決地說：「你聽見我太太說什麽的？這塊地不打算出賣。」

康素笑起來。聽上去，他似乎是眞覺得好笑的。他搖着頭，就像是在向一個很蠢的孩子解釋一些事情。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上校。我的朋友只要牙買加這塊地方，別的不要。他手上有些錢，想投資在牙買加，建立一個家。他希望這裏會成爲他的家。」

夏夫洛上校耐性地說：「我很明白，我也很抱歉浪費了你的時間。但有我在生一日，這地皮是不會出售的，請原諒。我們夫婦一向很早吃晚飯的，而你們還要趕路回城裏，」他用左手向陽台的左面指指，說：

「走這邊可以更快回到車子，我帶你去吧。」

夏夫洛上校開步走，但當康素仍在原處站着不動時，他也停止下來了。他的眼睛開始變得冷酷。

康素的眼色也硬起來了，但他的態度還是相當友善的。他和氣地說：「等一等！上校！」他轉身下了一個命令，當他對着兩個人時，他的臉完全變了，好像揭去了一隻面具，露出兇殘的原來相貌。

夏夫洛太太第一次覺得擔心起來，而走近一點她的丈夫。那兩個人拿起他們的泛美旅行袋，走上前來。康素伸手拉開了每一個拉鍊。袋子的口立刻一跳張開了，袋裏滿滿載着整齊的一束一束的美鈔。康素一攤手掌。「全是一百元面額，全是眞鈔。五十萬元。如果算你們的英鎊，就是十八萬鎊了。這筆錢是不少了。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好住的，上校。如果嫌少，我的朋可加二萬鎊，成爲齊頭數。我只要拿一張上面有你簽名的紙就行，其餘的手續，律師會辦的。怎麽樣，上校？」

他微笑得更得意了，「我們就握手成交吧？這樣，我就把錢留下，讓你們吃晚飯了。」

夏夫洛夫婦看着康素，臉上的表情是相同的——憤怒與鄙夷的混合。夏夫洛太太已經想好了明天怎樣把這件事告訴別人：「眞討厭的油頭小子！拿着那兩袋臭錢！我外子眞威風！

他叫他們拿回那些髒東西滾出去！」

夏夫洛上校的嘴角鄙夷地向下垂。「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少將。這塊地皮多少錢都不賣的，我也不像別些人般發美鈔狂。現在，我必須請你走了。」他把熄了的煙斗放在桌上，好像準備捲起衣袖似的。

康素少將的微笑第一次失去了溫暖。他的嘴巴是繼續微笑着的，但現在已是個憤怒的苦笑。他的眼睛忽然硬得很了。他輕輕地說：

「上校。是我沒有說清楚，不是你。我的朋友吩咐過我，如果不肯接納他的慷慨條件，我們就要用別的方法了。」

夏夫洛太太忽然很害怕了。她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用力一揑，他安慰地握着她的手。她咬着牙說：「請你們離開，別再騷擾我們吧。否則我要報警了。」

康素少將的粉紅色舌尖伸出來，慢慢地把嘴唇舐了一遍。他臉上現在完全沒有了笑容，線條變成很硬。他粗聲地說：「你有生一日這塊地就不出賣嗎，上校？你是不是這樣說？」他的右手伸到背後，輕輕擦了一下手背。在他後面兩個人的右手伸進西服的襟內，靈活的眼睛注視着康素背後的手指。

夏夫洛太太的手不由自主地伸上去掩着嘴巴。夏夫洛上校想說是的，但嘴巴很乾。他强

咽了一口唾沫。他不能相信。這古巴壞蛋一定只是恐嚇而已。他勉强地說出：「不錯，是的。」

康素點點頭。「既然如此，我的朋友就只好和下一任地主——你的女兒交手了。」手指再擦了一下，康素走到一旁，讓出射線。兩個鎗手的手飛快地從衣內拔出，手上那醜惡的腸形手鎗噴火，「托托」地響了又響，子彈繼續地穿入那兩具正倒向地下的屍體。

康素俯身，驗明了子彈進入的部位，然後三人迅速地經過玫瑰花叢，經過書房，經過陰暗的走廊，出了那精緻的前門。他們毫不匆忙地爬上那部福特領事牌汽車，由康素駕駛，緩緩地駛向大路。

到了大路口，他們看見割斷了的電話線仍然拖在樹上。康素小心地轉進那條沿海的大路，然後才增加速度。二十分鐘後，他們到達了一座小港口。他在那裏把那部偷來的車子開進路邊的草地，三人下車，走向碼頭。快艇已開着馬達在等着。三人上了艇上，快艇便吵鬧地駛過這曾被美國女詩人稱爲最美麗海港的平靜的水面。

遊艇升的是美國旗，船尾的海漁竿表示他們是來自美國的遊客，也許是來釣大魚的。三人上了遊艇，快艇也被起上來了。三艘獨木舟在繞艇划行乞錢。康素向每舟丟了一隻五角硬幣，船上的人便潛下水艇打撈。遊艇的馬達顫抖着吼叫起來，駛向港外。大約到天亮時份，

他們已經能回抵夏灣拿了。

岸上的漁人和碼頭工人看着它駛去，一面在辯論這船又是哪一位電影明星乘來牙買加渡假的。

在那塊地皮的陽台上，夕陽的餘光在沙灘上閃爍着，其中一隻醫生鳥飛過槲桿，停在夏夫洛太太心臟上空，低頭望着。不，這不是牠吃的東西。於是牠又飛進樹林裏了。

接着傳來一部小跑車急急地轉彎的聲音。如果夏夫洛太太是活着的，她就會準備說：「朵迪，你總不聽我話的。別這樣開車，你會噴得一草地都是碎石，弄壞剪草機的。」

十六、一個難題

一個月後，在倫敦，一個晴朗而炎熱的星期，夏季已經的開始。公園中剪草機的聲音傳來，傳進麥爺的辦公室那打開着的窗子裏。這是機動的剪草機的聲音，龐德正在想，夏天最美麗的聲音還是手推剪草機的聲音而這又不可多聽到了。好在剪斷了的草，仍會發散出同樣的甜味。

龐德有時間這樣想，是因爲麥爺似乎很難說出心事。他起先是問龐德目前有沒有任務，而龐德回說沒有。當時龐德就有點奇怪，因爲這一次麥爺稱他爲龐德，而不像平時一般稱他的號碼——〇〇七。這在辦公時間內是不平常的情形，似乎他是要給龐德一個私人的任務，是要求他做而不是命令他做的。龐德又覺得麥爺的眼睛似乎沒有平時一般決斷，而且還花了三分鐘時間去點着他的煙斗。

麥爺把椅子旋過來，正對着桌子，把火柴匣一丟，使它沿着桌面向龐德滑過來。龐德忙用手擋住了，把它推回桌子的中央。麥爺微笑一下，似乎正在下決心。他溫和地說：「龐德。你可會想到，整個海軍部之中，除了統領的海軍上將之外，誰都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麽的嗎？」

龐德皺皺眉。他說：「我沒有想到過，但我明白你是什麼意思。其餘的人只要執行命令就是了，但上將則要決定應該下什麼命令。我想你也等於說，最高的位置，也是最孤獨的位置。」

麥爺把煙斗推歪了。「正是，必須要有一個夠狠的人。必須要有一個人做決定。」麥爺的眼睛顯出傷感，「我也常常向首相請示，要他代我作個決定，他却總是把我的請示退回來，要我自己去決定的。這雖然是好現象，但很難受，因為人一過了四十歲，就很難狠得下來了。四十以外的人都受過了生命的打擊——有過煩惱，悲劇，疾病。這些都會使你軟下來的。」麥爺看着龐德，「你够狠嗎，龐德？你還沒有到達這危險年齡呢。」

龐德不喜歡人問他私人的問題，因為他回答不出的。他沒有妻子和兒女，也未曾嘗過失去親人之痛。他也沒有受過疾病的威脅。他完全不能想到要怎樣去應付這種需要更大毅力去應付的事情。他遲疑地說：「我想，如果我必須或者認為是對的話，我是願意去做許多困難的事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動機是公正的話——自然，我們很難知道什麼是公正？什麼是不公正的。總之，如果情報部派我做一件工作，即使是很困難的工作，也算是公正的了！」

麥爺的眼睛不耐煩地閃爍着，「我正是這個意思！你倚靠我，你自己不肯負一點責任！」他用煙斗管向他的胸一指，「我才是負責的人。我才是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人。」

他眼中的怒意消失了，「媽的，我想這也許就是我能拿到高薪水的理由了。事情總得有個人領頭的。」麥爺把煙斗放回嘴裏，深深地吸着。

龐德有點替麥爺感覺難過。他以前從來沒曾聽他說「媽的」這種强烈字眼，而麥爺也從來沒曾對手下透露過他是感覺工作的重責不勝負擔。麥爺心裏一定有着一個很大的難題了。龐德奇怪這個難題是什麼？他問：「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麥爺看了龐德一眼，然後旋動椅子，以便能望出窗外，望着夏天那高聳的雲。他忽然說：「你記得那件夏夫洛的案子嗎？」

「我只看過報紙，是牙買加一對老夫婦。女兒一天黃昏回家，發覺他們滿身子彈洞，傳說是來自古巴的黑社會所幹的。管家說有三個古巴人乘車子來過。原來那車也是偷來的。當夜有一艘遊艇駛離了牙買加。照我記得，警方對此案是束手無策的。但照我記得，我們局裏並沒有接到過關於此案的資料。」

麥爺恨恨地說：「當然沒有了。這件案和我祇有私人的關係，並沒有人叫我們去辦的。」麥爺清清喉嚨，「我只是碰巧認識夏夫洛夫婦。事實上，我還是他們婚禮的男儐相。婚禮是一九二五年在馬爾他舉行的。」

「我明白你的感覺。」

麥令說：「他們是好人。我已叫古巴的分局人員調查過了，巴提斯脫政府和他們不合作，但是我們和卡斯特方面的人相熟，原來卡斯特的人已深深地滲入了整個政府。我是兩個星期前知道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的。原來，主謀殺死這對夫婦的是一個叫漢默斯坦的人，一個德國人。

這些南美共和國中都有不少德國人的。他們是大戰結束時漏網的納粹黨。這一個是退職蓋世太保，他任職巴提斯脫的反情報部部長。利用職位刮到了很多錢。本來他是一生無憂的，但政局有了變化，革命軍卡斯特開始抬頭，漢默斯坦知道要趁早逃走了。他便分了些錢給其中一個左右手康素，由康素帶兩個鎗手去把漢默斯坦的錢分投在加勒比海一帶，買下不動產。只買最好的，但也出最高價錢——漢默斯坦出得起的。當錢也買不到的東西，他就用暴力——譬如綁架一個孩子，焚燒幾畝地等等，使主人不能不屈服。

總之，漢默斯坦聽說夏夫洛夫婦的地皮是牙買加的地皮之一，他便叫康素去弄到手。我相信他是吩咐如果夏夫洛夫不肯賣，就殺掉他們，再向他們的女兒買。結果他們就殺掉了夏夫洛夫婦。到兩星期之前，巴提斯脫辭退了漢默斯坦。也許因爲聽聞了這件事情吧，我不知道。

但總之，漢默斯坦離開了古巴，帶着那三名打手。時間算得眞準，因爲照我看，卡斯特

大概在今冬就能奪到政權的。」

龐德說：「他們到那裏去了呢？」

「美國，維爾崇州北部，在加拿大的邊境附近。這種人總是喜歡近着邊境的。他們躲的地方是一座叫回聲湖，是一個千萬富豪的產業，租了給他。在照片中看來，風景是美極的，這一座小小的湖，就在羣山之中。他選的地點果然很够僻靜的呢。」

「你怎麽查到這些的呢？」

「我送了一份報告去給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局長胡佛，他也知道有這些人的，由於私梟們不斷在米亞米海灘把軍火走私去給卡斯特，使他很是頭痛，而且黑社會人物紛紛帶了錢從古巴混入美國，他早已很注意。他說漢默斯和他的手下是有正式的六個月期遊客護照的。他很熱心帮忙。他問我有沒有充足的證據，問我要不要把這些人引導到牙買加去審問。我跟這裏的司法部長談過了，他說除非找到目擊證人，否則無法把他們判罪的，但我們找不到證據。事實上，我們也還是通過卡斯特的情報部才知道得這許多的。古巴政府方面，則並不準備干涉。接着，胡佛又說可以吊銷他們的護照，使他們不得不離開美國。我謝了他，說不用了，而我們的談話也就此結束。」

他們沉默着坐了好一回。他的烟斗已經熄了，現在他又點上。他說下去：「我決定了和

加拿大方面的警總談談，和警察總監通過了電話。他也很合作。他派一架邊境巡邏機去視察過了回聲湖的形勢，說願意與我們充份合作。而現在……」

麥爺慢慢地把椅子旋回來，正對着桌子，「我必須決定應該幹什麽了。」

廳德現在明白麥爺爲什麽是那麽煩惱，爲什麽希望有人代他作決定了。因爲死者是麥爺的朋友，因爲牽涉了私人感情，所以麥 現在是正爲私人辦理這個案子的。而現在的麥爺正在想：這算是伸張正義抑或算是報復呢？沒有法官能審判他自己朋友的謀殺案的。麥 需要別人，需要廳德去替他作決定。廳德心中並沒有猶疑。他不認識夏夫洛夫婦，也不在乎他們是誰。漢默斯坦用弱肉强食的手段殺掉了兩個年老而沒有抵抗的老年人，因此漢默斯坦也應該收到同樣的對待。如果這算是報復，那這是正義的報復了。

廳德說：「我不會再顧慮什麽的。如果外國黑社會能這樣殺人而逍遙法外，那麽他們會認爲英國人眞的是那麽可欺的。這件案子，必須用最原始的伸張正義方式——以眼還眼。」

麥爺繼續看着廳德，旣沒有表示鼓勵，也不作任何批評。

廳德說：「這些人不能被吊死，但他們應該被殺死的。」

麥爺的眼睛一時變得很空虛，好像在觀察着他自己的腦袋似的。然後他慢慢地伸手將最頂的抽屜裏，拿出一隻毫無標誌的文件夾。他把文件夾正正放在前面，手又伸進抽屜中搜索

，取出一隻橡皮印和一盒紅色的印色。麥爺用橡皮印沾了印色，小心地在文件夾的封皮上印了一下。

麥爺長放回了橡皮印和印色，關上了抽屜。他把文件夾調轉了，推向廳德。

上面印的紅字是：「私人案件」。

廳德沒有說話。他站起來，拿起文件夾，點點頭，走出房間。他知道這文件夾裏會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資料的。

十七、踏上征途

兩天以後，龐德搭乘星期五的彗星式噴射民航機到達加拿大的蒙特利奧。他對彗星機並無好感，因爲它飛得太高太快，而且乘客太多了。他很懷念以往的日子，那些老式的飛機只飛在同溫層中，要半個小時才能橫渡大西洋的。這樣，乘客可以安安樂樂地在飛機上吃晚飯，在那舒服的床椅上睡上七個鐘頭，下機時剛好是吃早餐的時間。現在呢，一切都太快了。侍役們什麼都要加速迭遞，而乘客只有兩個鐘頭小睡時間，飛機便要開始從四萬呎高空下降。在離開倫敦只有八小時後，龐德已駕駛着一部租來的汽車，從蒙特里奧着沿公路駛向渥太華，心裏一邊記着要在路的右面。

加拿大皇家警察的總部是在渥太華的議院大厦隔壁的司法部樓上。龐德依照吩咐，到傳達處報出了「龐德」的名字，便有一個年輕的警察伍長帶他乘電梯到四樓，交給一位軍曹。那軍曹的辦公室很大而齊整，還有兩個女秘書。軍曹向傳話機中向什麼人通報了，龐德再等了半分鐘，便被延進一個房間。房裏，一個高而年輕穿一套藍黑色西服的年輕人從窗前轉身，向他走過來。

「龐德先生嗎？」那人微笑，「我是——就算是鍾斯上校吧。」

他們握了手。「過來坐下吧。總監很抱歉不能親自來歡迎你。他患了嚴重傷風——你知道的，那種外交傷風，」似乎覺得很有趣，「因此他今天沒有上班，我是他的手下，他吩咐我一個人招待你的。」

龐德微笑。總監是樂於帮忙的，但不願出面。如果有什麼不測，追究起來時也不會牽涉到他的部門的。龐德覺得，總監眞是一個小心而聰明的人。他說：「我很明白，我在倫敦的朋友也不想勞駕總監本人，我以後也會對人說，我並沒有見過總監。現在，我們彼此都已了解，就可以談些私人的話了嗎？」

鍾斯上校笑起來。「爽爽快快更好。龐德先生，你也明白，你和我是正準備犯罪的。我們首先就是要用一個假的理由弄一張加拿大的打獵許可證。這張證是假的，但我們不會追究就是了。你明白的。」

「我在倫敦的朋友就是這樣的意思。當我離開這裏時，我們就要忘記彼此是曾經見過的。如果我被抓進了星星監獄，那是我的事了，對不對？」

鍾斯上校點頭，拉開一隻抽屜，取出一隻厚厚的文件夾，打開來。最上面是一張表。他看一眼龐德身上那一段裁剪合身，深色得近乎禮服的西服及黑色領帶。他說：「衣服。」他取下了那張表，遞過來。

「這表上列了我猜你需要的東西，還有城內一家二手衣服店的地址。你要買的都不是太名貴和觸目的東西——斜布襯衣，深棕粗布褲，實用的爬山靴。這裏是一家藥房的地址，去買一加侖胡桃油洗一個澡吧。慣於行獵的人皮膚總是棕色的。如果你被捉住了，你可以說是英國人，在加拿大行獵，迷了路而誤越邊境。至於鎗，我已經派人把它放在你的車子的行李廂中了。是一把新的沙維治九九FS型，有望遠鏡，五彈連發，備有二十排高速。二五〇——三、〇〇〇子彈。是市面最輕的大獸獵鎗，淨重祇六磅半，本是我一位朋友的東西，希望你有一天能還給我，但如果不還，他也不會追我的。這鎗已試用過，在五百碼內是準確的。這裏是鎗照。」鍾斯上校把鎗照遞過來，「是在本地用你護照上的名字登記的。行獵許可證也一樣，但祇是獵小獸的許可證，因爲獵鹿的季節還未到。還有背囊和羅盤都已在你的車中。噢，對了！」鍾斯上校抬頭，「你有帶私人的鎗嗎？」

「有的。一把華爾威PPK，是貝恩斯馬田鎗袋。」

「很好，把號碼告訴我，我塡在一張空白執照上吧。如果追究到這裏來，我會說，鎗照是這裏發的。」

廳德取出了他的鎗，讀出號碼。鍾斯塡了執照，交給他。

「現在是地圖了，」他站起來，把一張地圖拿到廳德的面前，打開來。「你要走的是這

些路，都是很平坦的，全程不會花你五個鐘頭以上。你大概要在凌晨三時到達這裏一所車房，把車子放下，而取出你所需用的東西，步行到目的地去。」

上校回到桌子，再從文件夾取了兩張紙。第一張是鉛筆寫的地圖，另一張是空中拍攝的照片。他正色地看着廳德，說：

「這些是可以燒掉的，希望你用過之後或一發覺情形不對便燒掉。這張是草圖，上面是禁酒時代私梟們用的一條小路。現在已沒有人走了。從這條路可以到達回聲湖。而從照片看，我會決定從東面下去的。明白嗎？」

「距離停車地方多遠呢？十哩嗎？」

「十哩半。不迷路的話三個鐘頭可以走到。因此大約六點時你可以看見他了。七點鐘天才亮的。」鍾斯上校把照片推過去。

這和廳德在倫敦所見那張差不多。湖邊有一列長而矮的華麗屋子，都是用石築成的，有着有蓋子的陽台。一條泥路經過前門，路邊還有車房及狗屋。花園的一邊有一座石砌的陽台，邊緣種着花，再外面是兩三畝很平坦的草坪，一直伸到湖邊。這湖似乎是用人工鑿成的，因爲它的一邊是一座石的水壩。在水壩與屋子接近的地方放了些鐵的桌椅，並有一座跳板及從水中爬上水壩的梯子。對面的湖邊就是非常傾斜的密林山坡。上校就是提議從這邊下去的

。照片中並沒有看見有人。

看來，回聲湖的確是一個隱居的勝地，深藏於郊野中，遠離原子彈的目標，有錢人是最理想不過的了。顯然，一個過了太長久政海生涯的奸雄也會選擇這地方作爲休息之所的。

鍾斯合上了文件夾，兩個人都站了起來。鍾斯上校送廳德到門口，伸手和他相握。他說：

「就這樣了。我實在巴不得能陪你去。這使我想起大戰末期我當狙擊兵時的生活。我們是在蒙哥馬利元帥軍中的，在阿丁線左面，地方和你現在要去的差不多。但你知道當警探是怎樣的，沒法離開崗位。好了，再見，祝你好運。無論如何，我一定能在報上看見新聞的。」

廳德謝了他，和他握手，接着忽然想起了最後一個問題。他說：

「對了，這把鎗是雙槓還是單槓的，我不會有機會試用的。」

「是單槓。鎗機極靈的，所以未決定放鎗時不要把手指放上去。而且，最好保持在三百碼之外，因爲照我猜，這些人鎗法一定不弱的，遠一點，至少不會受到他們手鎗的威脅。」他伸手開門，另一隻手搭在廳德的肩上，「我們的總監有一句名言：『可以派一顆子彈去的地方不要派人去。』希望你會記住。再見了。」

十八、深入虎穴

次晚和第二天大半天，廳德都逗留在一家旅館中。他是付了三個晚上的租金的。日間，他就在研究他的用品，及試穿那雙靴子。他買了葡萄糖片，一些燻肉和麵包而自製了些三文治。他又買了一隻大的鋁質暖壺，四分之二裝了威士忌，四分之一裝咖啡。當黑夜來臨時，他吃了晚飯，小睡了一會兒，便用湖桃油抹遍全身，於是變成紅番一般的皮膚了。剛在午夜之前，他悄悄地開了門，走到停車場，上了車，走了最後一段路，在鍾斯上校所說的車房放下了車子。

夜很靜，黃色的滿月把光投在松樹林中，廳德認路毫無困難。那雙靴子有彈性的鞋跟，很好走。

大約四點鐘，樹林開始疏落了，不久他已走在空地上。五點鐘時，他已走在最後一段通向山上的小路。他停下來，抽了香煙，燒掉了地圖和照片。天空已輕微灰了，樹林中也有着早起的鳥兒的聲音。

山的那邊咸是那仍然沉睡中的別墅，而山的這邊，劊子手已正在前進了。

廳德的心中胡思亂想着，不停地向上爬。

山峯到了，但樹很密，他看不見下面的山谷。廳德爬上了一棵高大的橡樹，於是他可以看見一切了。那似乎無盡的羣山，東方太陽正像一隻金球一般輝煌地升上來，而下面，二千呎的山坡之下都是密樹，只是中間有一片草地。通過一層薄霧，他可以看見湖，草坪和那屋子。

廳德躺在樹枝上，看着那一股蒼白的晨光慢慢爬下山谷。晨光花了十五分鐘才到達湖面，然後很快地散開，好像在湖邊傾下了一層浮起的金液。屋子的濕的瓦頂也閃爍起來了。接着晨霧很快消失，屋子和陽台，草坪就像一座空的舞台。

廳德從袋裏取出槍的望遠鏡，一吋一吋地細察下面的環境。然後他視察下面的山坡，估量一下距離，從那一片草地到屋子的陽台是大約五百碼，到湖邊及跳板則是大約三百碼。如果愈遠，他也可以越過這草地，到樹林邊沿才開槍的。

這些人是怎樣打發時間的呢？他們游泳嗎？天氣還暖，他們應該游泳的。不過他時間多着，但如果到傍晚他們仍不到湖邊來，他只好冒險向五百碼外的陽台放槍了。但槍是陌生的，這樣很容易失手。或者，他應該過了那片草地再動手。這草坡有五百碼寬，完全沒有樹木遮蔽，他最好趁屋中人未醒而先越過草地。屋中人早上幾點起床的？

好像回答他似的，屋子其中一隻較小的窗子裏一度白色的窗帘拉起了。廳德很清楚可以

看見窗帘繩的格格聲。回聲湖！怪不得了，這裏小小的聲音都會迴響的。這回聲是否兩面都是一樣的？他要不要小心避免弄斷樹枝，以免發出響聲？也許不必的。但是他也不敢冒險。

左手邊其中一隻烟囱開始有一縷細細的烟冒起，廳德想到那廚房裏大概快有烤肉和蛋下鍋了，而且還有熱咖啡。他慢慢地沿着樹枝爬回，坐到地上。他也得吃點東西，吸了最後一支香烟，然後去到理想的開火地點的。

吃麵包時，麵包梗塞着他的喉嚨，這是因爲他的心情愈來愈緊張了。在幻想中，他已可以聽見他那把獵槍是怎樣深沉地一響，而那黑色的子彈好像一隻蜜蜂般，疾飛向一方塊粉紅色的皮膚。打中時發出拍的一聲，皮膚凹入，破了，又合上，留下一個小小的洞，有着焦了的邊緣。子彈繼續穿過肌肉，穿過血管，鑽向那跳動着的心臟。

他要這樣殺死的人，是否眞的該殺呢？

廳德低頭看右手用以扳槍機的食指。他把食指微微屈曲，幻想他是扳着那冷而彎曲的槍機。他的左手伸過去拿起水壺，舉到唇邊，把頭仰後。那咖啡與酒混合的液體好像在他的喉嚨裏開了一條火路。他把壺蓋蓋回了，等着威士忌那溫暖的感覺傳達到他的胃。然後他悄悄地站了起來，伸個懶腰，深深打個呵欠，便拿起步槍，掛在肩上。他轉頭小心地認淸了地勢，以便回到山上時可以走原路。然後他悄悄地穿過樹林行走。

現在路已沒有了，他必須小心地穿過密林，揀沒有枯枝的地方落脚。樹的種類也愈來愈多了，因此地上的枯枝也愈來愈多——光是杉樹，枯枝是較少的。廳德小心地往下去，脚在那蓋着枯葉和靑苔的沙石上祇發出很小的聲音。但樹林裏的生命却發現了他，而消息傳播開來了。有一隻大雌鹿帶着兩隻小鹿急步跑了，一隻顏色鮮豔的紅頭啄木鳥飛在前頭，廳德每一次追上牠時便慢慢地叫。還有松鼠，一看見他便爬回樹頂。

廳德極力保持鎭定，但他很害怕下面屋子裏的人，其中會有一個是有着着晨起觀鳥的習慣，正用遠鏡瞭望，而看見鳥兒們在樹頂受驚地騷動。

但當他停在草坡前面最後一棵大橡樹之後，而望向下面的湖及屋子時，什麽也沒有改變過。別的窗帘仍然是下着的，而唯一的動作就只有那幼幼的一縷白烟在嬝嬝上升。

已經是八點鐘了。廳德望向草坡對面的那一部份樹林，找尋一棵適合他的用途的樹。他找到了——一棵枝葉十分茂密的大白楊樹。那樹的葉顏色和他的衣服差不多，樹身也够粗大，而且够高。站在樹上，他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下面的湖以及屋子了。

廳德站了一回，盤算着他怎樣通過那一片長草的草坡。他是必須伏下來爬行着前進的，而且要慢。決不能站着走，否則下面的人一抬頭就能望見他。

一陣輕風起了，使草叢搖曳起來。如果這風能够繼續下去就好了，這可以掩讓他在草叢

中的前進的！

在不遠處，在樹林邊緣的左邊，一根樹枝折斷了。只是那拍的一聲，便再沒有其他的聲音。廳德單膝跪下，傾耳而聽。他這樣跪了近十分鐘，一動也不動，好像樹幹旁邊一團陰影般。

他想，野獸和鳥是不會弄斷枯枝的。鳥從不會在承不起牠身體的樹枝降落，即使一隻大如麋鹿的野獸，有着叉角和四蹄，在樹林中也是來去無聲的，除非是正在驚恐逃走中。

那些人是派了些守衛在林中的嗎？

廳德輕輕地把槍從肩上拿下來，用姆指握着保險機，也許，如果必要時，他就只能解決了守衛，而再另想辦法去對付屋中人了。

但接着，在介乎他與樹枝斷處之間的地方，有兩隻鹿鑽出來，毫不匆忙地越過草坡，向左走去。牠們停了兩次回頭望，但每一次都低頭吃了幾口草，仍繼續走進下面的那一部份樹林中。牠們並沒有表示驚懼也沒有匆忙。那麽顯然樹枝是牠們踏斷的了。廳德呼出了一口大氣。原來如此。現在他可以通過草叢了。

要在長草叢中爬五百碼，這要花很長的時間和很多氣力的。這會使膝蓋及只肘很苦。你看見的只有草或花莖，而泥土及小蟲會爬進你的眼睛，鼻子和衣領中。廳德極力忍受着這一

切，慢慢地向前爬。風一直沒有停，因此屋中人是顯然不會看到草叢中有人動的。

從上面看來，會像是一隻很大的陸上動物，一隻水獺或者是一隻野猪正在草叢中行走。不，不會是水獺的，因爲水獺總是成雙成對地出入。但，也許正是一隻水獺，因爲這時，在高一點的地方，在廳德的後面，草也在動着，也是向下面的那片樹林移動。看來，這移動的東西是剛好會在下面那片樹林的邊緣與廳德碰頭。

廳德繼續向前爬行着，只停下來抹去臉上的泥及汗，以及看清楚他的方向有沒有錯誤。當他已經很接近那棵白楊樹，大概距離它只有廿呎，而已離開了那屋子的視線範圍時，他便停下來，躺了一回，按摩着他的手腕和膝蓋。

他一點也沒有聽到異聲，因此當他左面只幾呎之外傳來一聲低喝時，他一驚地趕快旋頭，匆忙得頸骨也格勒地一響。

「移動一吋我就殺掉你！」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一種煞有介事的聲音。

廳德的心大跳着，抬頭，看見一枝藍色的鋼箭對準着他，三角形的箭嘴分開了他臉前大約十八吋外的草。

弓是側拿着的，平貼在草地上，握着弓的手是淺棕色皮膚的，但由於用力的關係，指節很蒼白。那箭的鋼桿子在閃閃發光，而箭羽的後面，被長草半掩着的，是兩片緊緊地閉着的

嘴唇，上面兩隻兇恨的灰色眼睛。那張臉的皮膚被太陽曬得很黑，上面濕着汗。廳德隔着草就是只能看見這些。

這是誰？是其中一個打手嗎？廳德把唾液咽回那乾枯的喉嚨中，開始慢慢地把那人看不見的右手移向腰間的手槍。他低聲說：「你是誰？」

箭頭擺一擺。「右手不准動，否則我在你肩上射一箭。你是他們的人嗎？」

「不是。你是嗎？」

「別傻。你在這裏幹什麼？」那聲音鬆弛一點了，但仍然是很硬，充滿懷疑。她的話微帶英國鄉音。是蘇格蘭音？威爾斯音？

這是攤牌的時候了，那藍色的箭頭對着他，實在使他混身不舒服的。廳德說：「拿開你的弓箭吧，女羅賓漢，然後我才告訴你。」

「你發誓不拔槍嗎？」

「好吧。但我們先離開這塊空地吧。」廳德也不等她回答，又爬起來。現在他必須爭取主動，而且要保持主動。不管這女人是誰？總之他必須先把她打發了，然後才能辦他的事。

廳德到達了白楊樹下。他小心地站了起來，匆匆地向下望了一眼。屋中的窗簾多數都已拉起了。

十九、女羅賓漢

兩個黑人女僕正慢慢地在陽台上擺下很大的早餐桌。他的估計並沒有錯誤。從這裏看湖面，果然是極清楚的。聽德放下了獵槍和背囊坐下來，背靠着樹幹。那女人從草叢裏爬出，在白楊樹下站起身。她和他保持着距離。那箭仍搭在弓上，不過弓並沒有張滿。他們相視着。

這只是一個少女，身上穿着襤褸的粗布襯衣和褲子，很美，有一種襤褸的美。她那身衣服是棕欖色的，很皺了，上面滿是泥濘和污漬，有些地方撕破了。她的淺金色頭髮在腦後盤成一個髻，以便於在草叢中移動。她的嘴唇寬闊而豐滿，顴骨高高的，有一雙表示不屑的銀灰色眼睛。她背上的箭筒中裝滿着一大把箭。除了弓之外，她只在腰間的皮帶上佩着一把獵刀，而另一邊腰間吊着一隻小小的棕色帆布袋，大概是裝着她的食物。她像個斯文的女獵戶。

聽德微笑。他柔聲地說：「我想你一定是羅賓漢的孫女了。我的名字叫聽德。」他伸手拿起了水壺，旋下蓋子，遞給她，「坐下來喝一口這個吧——火油咖啡。我還有些三文治。你不會是不食人間烟火的吧？」

她走近一點，在離他三呎的地方坐下。她的坐法是紅番的坐法，兩膝分在兩邊，脚踝壓在大腿下面。她接了壺，仰頭喝了一大口。她遞回時臉上毫無笑容，好像很不願意似的說了

句「多謝」，便拿起她的箭，插回背上的箭筒中。她細細地看着他：

「我想你一定是個偷獵的人。獵鹿季節還要三星期才開始。但你在這裏找不到鹿的。牠們在夜間才會來到這樣低的地方。如果你要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在那裏可以找到一些鹿。很大一羣的。時間已相當晏了，但你還可以趕上的。你在逆風的地方，而且你也似乎很會潛行，發出的聲音很小。」

「你也是在這裏打獵嗎？讓我看看你的行獵執照。」

她的襯衣是有着扣鈕的胸裝的。她並不反對，就從其中一個袋裏取出一張白紙遞給他。那執照是在維爾蒙發出的，姓名是茱迪．夏夫洛。年齡二十五歲，出生地牙買加。

聽德想：「我的天！竟然是夏夫洛夫婦的女兒！」他把執照遞回。原來如此！他帶着同情和尊敬說：「你眞了不起，茱迪，從牙買加到這裏，路不近的。而且你還打算用弓箭去殺他。你知道日本有一句成語嗎？『在復仇之前先掘兩個墳穴。』你有這樣做嗎？否則事後你打算如何脫身。」

她瞪着他。「你是誰？你在這裏幹什麼？你對於這件事知道些什麼？」

聽德考慮一下。這件事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和這女人合作。眞麻煩！他說：「我已告訴過你我的名字了。我是從倫敦被——唔——蘇格蘭場派來的。你的事情我都知道的，我

的任務就是爲你解除危險。我們在倫敦的人認爲屋中人會開始向你施壓力，要買你的地，所以只有殺死他才能制止他。」

茱迪恨恨地說：「我有一匹心愛的小馬，兩星期之前，他們把牠毒死了。後來他們又槍殺了我的獵狗——我是把牠從小養大的。然後來了一封信，信上說：

「死神有許多隻手，其一隻手現正擧在你頭上！」信上又吩咐我在一個指定的日子在一張報紙上刊登一段小廣告：「我願服從。茱迪。」我去報警，他們也只能答應保護我。他們相信那是古巴來的人，但沒有辦法對付他們。於是我到古巴去，住最豪華的酒店，作豪賭，」她微笑一下。

「當然不是穿這種衣服。我穿着得很華貴，戴着家傳首飾。許多人奉承我，我也對他們很好。我一直在査問着。我詐作我是來找刺激的，說要看看黑社會眞正的打手等等。最後，我査出了這個人，」她指指下面的屋子。

「他已離開了古巴。是巴提斯脫辭退他的。他有很多敵人，很多人告訴我關於他的事。後來我認識了一個做情報工作的人，在我，」她躊躇一下，避開廳德的眼光：「在我獻身之後，他告訴了我這人的下落。我便到美國來。」她一攤雙掌，眼光很凌厲。「就是這樣了。」

「你怎樣來到這裏的？」

「我乘飛機到邊寧頓，走路來的。走了四天，極力避免遇見人。這種生活我習慣了的，我們在牙買加的屋子就是在山區中，那裏的路更難走了。而且那裏到處都有農人，這裏則沒有人走路，人人都是乘汽車的。」

「你打算幹什麼呢？」

「我打算射死漢默斯坦，然後走路回邊寧頓去。」她說來就像這是一件簡單得有如拾起一朶野花的事。

這時下面的山谷中傳來了人聲。廳德站起來，通過枝葉看看。三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已出現在陽台上。他們談笑着拉開椅子，圍桌而坐。兩個女人之間的首位仍然空着。廳德取出槍上的望遠鏡望去。

那三個男人都是很矮小很黑的。其中一個常常露着微笑，衣服看來最清楚而名貴的一定就是康素了。其餘二個是低級的打手型。他們坐在那長方形餐桌的下首，並不參與談話。那兩個女人是身裁頗佳的，頭髮黑色，看來像下級的古巴妓女。她們穿着顏色鮮明的泳衣，戴很多金首飾不停地講着笑着。她們講的都是西班牙話。

廳德覺得茱迪來到了身邊。她站在他三呎後面。廳德把望遠鏡遞給她，說：

「那整齊的矮漢就叫康素少將，下首的兩個是槍手。兩個女人不知是誰，漢默斯坦則還未出來。」她用望遠鏡看了一回，又遞回了，沒有說話。廳德奇怪她是否知道，她看見的正是動手殺掉她的父母的人。

那兩個女人現在轉身，望向屋子的門。其中一個叫出一句大概是早晨的話。一個矮而壯碩，幾乎是全裸的男人走出陽光之中。他默默地經過了桌子，到達面對草坪那邊的陽台開始作五分鐘的晨操。

廳德在望遠鏡中細細地觀察他。這顯然就是漢默斯坦了。他大概五呎四吋高，有着拳師般圓厚的肩及臀，但肚子却已開始發胖。一塊黑色的毛蓋着他的雙乳和背骨，腿上的毛也極濃，然而臉上和頭上却一條毛髮也沒有。他的頭骨是禿得閃閃發亮的，帶着黃色，後腦有一塊深深的凹處，可能是一塊傷疤。那張臉的骨骼組織是典型的德國軍官的臉——方面硬朗的——但在那無毛的眉下的那雙眼睛却很接近，而且小得像猪眼。他的大嘴巴有兩片很可怕的唇——厚而濕，鮮紅色的。他全身唯一的衣服只有胯下一條黑帶，右腕戴一隻大大的金錶。

廳德把望遠鏡遞交給茱迪。這個是漢默斯坦了。和局裏的資料中所形容的一樣。這個人是很容易辨認的。

廳德觀察着茱迪的臉。現在她看見了她來殺的人了，她的唇緊緊地閉着，顯得很殘忍的

。廳德怎麼處置她好？有她在着，會給他帶來重重困難的。她甚至可能干擾他的計劃，而堅持要用她那傻氣的弓箭。廳德下了決定。他實在不能冒險的。他要在她的後腦輕敲一下，然後把她縛起來，塞了嘴巴，等事情辦好了才放她。於是他伸手去拔槍。

她輕輕地退後幾步，毫不在意似地彎身，在地上放下了望遠鏡，拿起她的肩袋。她伸手拔了一支箭，輕輕地裝在弓上。然後她看着廳德，說：

「別動什麼傻氣念頭，離開我遠一點。我的視野是特別廣闊的，幾乎連身後也能看見。我老遠來到，難道會被倫敦來的一個小子暗算嗎？只有五十碼的距離，我不會射不中的；一百碼外飛着的鳥我也能射下來。我不想在你的腿上射一支箭，但如果你干涉我，我會這樣做的。」

廳德在心裏咒罵着。他恨恨地說：「別傻氣吧，快放下那東西。這是男人的工作。你怎能用弓箭對付四個有槍的人呢？」

她的眼睛冒火，右腿移後，採取了扳弓的站姿。她緊閉着嘴唇說：

「你到地獄吧。他們殺的是我的父母，不是你的。我在這裏已伏了一天一夜，我知道他們會幹什麼，也知道怎樣能殺死漢默斯坦。其餘幾個我不管。沒有了他，他們不是東西。現在，」她把弓拉得半滿，箭指着廳德的脚。

「你要就聽我指揮，否則你會後悔的。別以為我只是嚇你。這是一件我發過誓要親手做的事，沒有人能阻止我的。」她仰仰頭，「怎麼樣？」

廳德估量一下情勢，上下打量了一遍這個豈有此理的美女。她現在是處於一陣壓抑的歇斯底里狀態之中，他知道她的確會不擇手段地打倒他的。而他也全無反抗的辦法。她的武器是無聲的，他的武器卻會把下面的人都引上來。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她合作。給她一部份工作，其餘的他自己做好了。他說：

「聽着，茱迪，如果你堅持要做，那我們不如合作做吧。那麼也許我們能够成功而仍活着。這種事情是我的職業，不怕告訴你，是你父母一位好朋友命令我來做的。而我有着適合的武器。我的槍的射程至少五倍於你的。現在我就可以向他一槍的。但成功還沒有絕對把握。看他們有些穿了泳衣，那麼他們遲早會到湖邊來游泳的，那時再動手也不遲。你可以用箭掩護我。」他頓一頓，又說：「你可以幫我一個很大的忙的。」

「不，」她堅決地搖頭，「對不起，如果你要的話你可以用槍掩護我。其餘幾個我不管。你說游泳的事說得對，昨天大約十一點時他們都到湖邊去的。今天天氣也一樣暖，他們會再下去的。我會在湖邊的樹林邊放箭的。昨夜我已找到一個理想的地點。那三個保鏢是帶槍來的——是輕機關手。他們不會游泳，只是坐着保護。我知道什麼時間最適宜射漢默斯坦的

。等他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我走到很遠了。

「告訴你，我早已計劃好了的。現我不能再就下去了，我是應該已達到那地點了的。對不起，但除非你現在立刻點頭，否則我就放箭。」她把弓提高幾吋。

廳德心裏暗罵豈有此理，嘴巴說：「那麼好吧。但我可以告訴你，在事後，我會把你的屁股打到你一星期坐不下來的。」

他聳聳肩，洩氣地說：「去吧，我提防其餘幾個好了。如果你逃得掉，就來這裏會我。否則我下來收拾殘局。」

二十、惡貫滿盈

她放鬆了弓，說：「我很高與你沒有失去理智，這箭射進去之後是很難拔出的。別担心我，你躲着不要現身，並小心太陽光在你的望遠鏡上反射。」她勝利地微笑了一下，便轉身走進樹林中。

廳德看看她那窈窕的身影沒進了樹林裏，然後不耐煩地拾起望遠鏡，回到他的崗位。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想不到會來了這樣一個女人！現在，他有什麼別的辦法呢？祇能等着她採取第一步行動了。這使他很不放心。但如果他先放鎗，那他却很難預料這火氣十足的女人會幹什麼的。他祇能幻想在事後怎樣教訓她一大頓。接着屋前的人又動了，他推開滿腦中的思潮，拿起望遠鏡，全神貫注。

兩個女僕已把早餐的東西淸掉了，那兩個女人及槍手已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漢默斯坦則躺在一張戶外的臥榻的軟枕上，在看一張報紙，偶然和康素交談一兩句。康素則正跨在他脚邊一張鐵椅子上，正吸着一根雪茄，不時地側頭，把一絲煙葉噴在地上。

廳德聽不見漢默斯坦說的是什麼，但知道他講的是英語，康素也用英語回答。廳德瞥一眼腕錶。現在是十點半，由於沒有什麼變化，所以廳德便坐下來，用背靠着樹，細細地檢驗

那把獵槍。同時，他又想到這槍不久之後將會擔任一些什麼任務。

廳德並不高與他要做的這件事。從英國來的一路上，他都在提醒自己，這幾個是什麼人？以使自己的良心好過些。夏夫洛夫婦的被殺。是最冷血的謀殺。漢默斯坦和他這幾個手下對世界一無好處，也是應該加以毀滅的。

世界上有許多人都樂意毀滅他們，正與茱迪一樣。但在廳德這方面看來却又不同了。他與他們並無私仇，這祇是他的工作——就像衛生局的人滅鼠一般。他是由麥奎所委派，代替社會的公共劊子手。

他對自己辯說，這些人都是自由國家的敵人，一如蘇聯的間諜組織「國家保安部」的間諜一般。他們旣與英國人民宣戰，在英國的土地上殺了敵人，那麼如果不加應付，他們會再來的。廳德的腦子又繼續找尋更多殺他們的理由。他們不是殺了茱迪的馬和狗嗎？他們……

山谷中一連串槍聲使漢默斯坦跳起身來。當第二串槍聲響時，他已把起了獵槍瞄準。槍聲過後是一陣笑聲和拍掌聲。一隻大水鳥軟弱地跌在草坪上，拍着翼漢默斯坦提着仍然冒煙的輕機槍，走了幾步，走到鳥的旁邊。其餘幾個人站在周圍，笑着拍着掌。

漢默斯坦的紅唇展現愉快的微笑。他說了一句什麼。把槍交回其中一個槍手，然後在屁股上擦擦手掌。他向那兩個女人下了一個命令，她們便跑進了屋中。然後他領着三個手下走

向湖邊。接着兩個女人又從屋中跑出來了，每人手中都拿着一隻空的香檳酒瓶。她們嘰嘰喳喳地談笑着，向男人們走去。

龐德準備動手了。他把望遠機裝到槍管上，倚着樹根站好。他在樹身找到了一塊凸起之處，用以擱放他的左手，望遠鏡旋在三百碼的距離，瞄準湖邊那一羣人，鬆弛地等着。

似乎，那兩個槍手是要來一次射擊比賽。他們把新的子彈納入機槍中，在康素一聲號令之後，便站在水壩之上，彼此相距約二十呎。跳板就在他們中間，他們背對着湖面站，拿好了槍。

漢默斯坦在草地的邊緣上站好了，兩手各揮着一隻空瓶。兩個女人站在他身後，都用雙手掩着耳。她們用西班牙語興奮地交談着，兩個槍手却沒有開口。從望遠鏡中，龐德看見他們的臉緊張沉着。

漢默斯坦喝一聲，大家便靜下來。他們兩臂故到身後，「一……二……三……。」數到三時，他就把空瓶高高地丟到湖面的空中。

兩個槍手很快地轉身，手槍夾在腰間。轉好了之後他們便放槍。雷鳴般的一連串槍聲打破了靜默。鳥從樹頂飛起了，有些被子彈打斷的樹枝落在湖上。左邊的一隻瓶子炸成粉碎，右邊一隻只中了一彈，破成兩段。碎玻璃好像在湖面下了一陣雨。左邊的槍手勝了。他們頭

上的火藥煙慢慢地被風吹開，回聲漸趨微弱而消失。

兩個槍手沿着水壩走向草地，走在後面的一個顯得鬱鬱不樂，領先的一個則在得意地微笑着。漢默斯坦招手叫兩個女人上前。她們閉着嘴，很不願意地拖着脚步上前去。漢默斯坦向勝利的一個問了句話，那人向左邊的女人點點頭。她恨恨地瞪着他。康素和漢默斯坦都笑起來。

漢默斯坦伸手拍了一下那女人的屁股。他說了句「今晚。」那女人望望他，服從地點了點頭。他們散開了。

那被選中的女人急步跑着，跳進了湖中，也許是逃避錄中她的人。另一個女人也跟着。她們游向湖心。康素脫下外衣，鋪在草上，在外衣上面坐下。他上佩着槍袋，插了一把中等口徑的自動手槍。他看看漢默斯坦揮着手臂，沿着水壩走向跳板。兩個槍手也退後，看着漢默斯坦。現在那兩個女人已游進湖的對岸了。

兩個槍手抱輕機槍站着，其中一個偶然會回頭四面望望。龐德覺得，漢默斯坦是有理由活得這麼久的。他會利用手下。

漢默斯坦已到達了跳板。他走到跳板的末端，低頭看着水中。龐德全身緊張，扳後了槍的保險機。他的眼睛眯成一線。現在，事情隨時會發生了。他的食指輕撫着槍機。朱迪還在

等甚麼呢？

漢默斯坦微曲雙膝，兩臂伸後，準備跳水了。從望遠鏡中，廳德看見他胸背上的毛隨着微風顫動。現在他的兩臂揮前了，他的脚離開了跳板，身體升起。就在這一煞間，他的背上銀光一閃，接着他的身體已插入了水中。

康素跳起來，不大肯定地看着水面。他張着嘴巴，等着。他不知道剛才是否錯眼。兩個槍手却很肯定，他們已拿好了機槍，蹲下，看看康素，又看看水壩後的樹林，等候命令。

慢慢地，漢默斯坦跳下之處的水面平復了。他跳得很深。

廳德的嘴巴發乾他舐着嘴唇，用望遠鏡向湖面上搜索。深水中有一陣粉紅的顏色浮上來，接着漢默斯坦的身體冒出水面，伏着，輕輕地搖擺着。他的左背骨下面露出一呎左右的箭桿，太陽的鉛質的箭羽上反射出邪惡的閃光。

康素一聲喝令，兩把輕機槍響了。廳德聽見子彈打在下面的樹林中那拍拍的聲音。獵槍在他的肩上一震，右邊的槍手慢慢地仆倒了。另一個奔向湖邊，機槍仍不停地掃射着。廳德放一槍，不中，再放一槍。那人的腿子一軟，但衝前之力使他的身體跌向水中。機槍仍在向天掃射，直至被水窒住了。

他用在第二槍上的一秒鐘使康素有了逃生的機會。

他跳到了第一個槍手的屍體後面，拾起機槍向廳德掃射。不知他是看見了廳德抑或是向槍的火光來源發射，但總之他射得很準。子彈托托地打中白楊樹的樹身，樹皮的碎片彈在廳德臉上。廳德放了兩槍。槍手的屍體搐了一下。打得太低了！廳德再裝上了子彈。一條折斷了的樹枝跌在他的槍上，他把它抖開了，但現在康素已跳起來，奔向那一堆花園的桌椅。他把鉄桌推倒了，躲到後面。

廳德的兩顆子彈槍打起了他脚邊幾塊草皮。有了這結實的障礙物，他的槍就準確得多了。他一時在桌左一時在桌右鑽出放槍，子彈不斷穿進白楊樹幹，廳德的子彈則一顆一顆地被鉄桌的桌面彈開。他是不容易迅速地把望遠鏡的十字線從桌的一邊移到另一邊的。康素很狡猾，忽左忽右，子彈在廳德周圍亂竄。廳德低頭，跑向右面。他打算走進草叢中，繞到側面去射康素。但跑着時，他看見康素從桌後跳出。康素也決定結束僵持的形勢了。他正跑過水壩，要衝進樹林來追廳德。

廳德站住，舉起槍。康素看見他了，便單腿跪下，向他掃射。廳德冷冷地站着瞄準，聽着子彈在周圍嗤嗤地飛過。望遠鏡的十字線對正康素的胸膛。廳德扳機。康素一震，半站起身，舉起兩臂，槍仍向天放着，跌進水中。

廳德看着。康素並沒有再浮上來。他慢慢地放下槍，用手臂拭臉上的汗。

那死亡的回聲在山谷中盪來盪去，他瞥見湖的右面，那兩個女子正向屋子奔跑。不久，她們或女僕就會打電話報警的。這是走的時候了。

龐德通過草地，走回那株白楊樹。茱迪已經在了。她靠在樹幹上，頭伏在臂上。血正沿着右臂流下，滴在地上，那棕欖色襯衣的衣襟上有一灘暗漬。弓和箭筒放在她的脚下。她的肩在發抖。

龐德走到她後面，保護地擁着她的肩。他溫柔地說：「不要緊了，茱迪。現在事情已完了。傷得重嗎？」

她嗚咽着說：「不重。那件事——眞可怕。我知道會這樣的。」

龐德安慰地抱緊她。「必須這樣的，否則他們就殺你了。這些是最厲害的職業殺手。我早已告訴你這是男人的工作了。來，讓我看看你的傷口。我們得快點越過邊境；警察不久就要來到了。」

她轉身，那張美麗而粗野的臉上流着汗和淚。她說：「你眞好。」

她遞起手臂。龐德拔了她腰間的獵刀，割開了襯衣的肩。那裏的肌肉開了一個口，邊緣藍黑，是灼熱的子彈擦過而造成的。龐德取出自己的手帕，割成三段，駁起來。他用威士忌咖啡把傷口洗淨了，拿了一塊厚厚的麵包敷上去。他把她的衣割成吊帶，伸手到她的頸後打

結。他的嘴唇離開她的祇有幾吋。她的身體有一種粗野的香味。龐德輕輕吻了一下她的唇，再用力吻了一下。他縛好了結，望着她那很接近的眼睛。那雙眼睛表示詫異和愉快。他再吻她的兩邊嘴角，那嘴巴慢慢地微笑了。他退後一步，也對她微笑。她輕扶起她的右手，插進吊帶中。她問：「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龐德說：「我要帶你去倫敦，一個老頭子會想見你的。但我們先回加拿大去吧。我在那裏有個旅館房間，可以讓你休息幾天的。」

她看着他，忽然變得很溫柔了。她說：「那很好，我從來沒有住過旅館。」

龐德彎身拿起槍及背囊，揹上了，把她的弓和箭在另一邊，轉身踏入草地。

她跟着他，一面走一面解開髮髻，讓淡金色的長髮垂在肩上。

（全書完）

重要啓事

易安・福萊明原著詹姆斯・龐德小說共十二種，中譯本將全部由本社陸續出版，書名包括：

（附有中文名者已由本社出版中文本）

CASINO ROYALE （賭城喋血）
LIVE AND LET DIE （哈林巨霸）
MOONRAKR
DIAMONDS ARE FOREVER （鑽石私梟）
FROM RUSSIA WITH LOVE（勇破間諜網）
DR. NO
GOLDFINGER （金手指）
FOR YOUR EYES ONLY （三張王牌）
TUHUNDERBALL （霹靂球）
ON HER MAJESTY'S SECRET TERVICE
（雪嶺風雲）
YOU ONLY LIVE TWICE （機密任務）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金槍人）

內有二本無中文譯名者，正在趕譯中，近日即將譯妥出版，敬請愛好偵探間諜小說的讀者，多賜惠顧是幸。

立志出版社印行